

資治通鑑

冊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六

起上章執徐盡疆
圍大淵獻凡八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

諱灌宣宗長子也
初諱溫嗣位更名

咸通元年

是年十一月
始改元咸通

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

於桐柏觀前

桐柏觀在台州唐興縣天台山宋改唐興縣
為天台縣桐柏觀賜額崇道觀觀古玩翻

范居

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

帥讀
曰率

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

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

見賢
遍翻

鄭祗

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屬鉏山翻

祇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

小將也望海鎮在明州界今定海縣即其地元和十四年浙東觀察使薛戎奏望海鎮去明州七十餘里俯臨大海與新羅日本諸蕃接

界將即亮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翻下同

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三溪在今縣西南一溪

自新昌縣東來一溪自磻下山南來與新昌溪會於湖陸屈而西北流溪流若三派然故謂之三溪壅溪上流使

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

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幾居依翻於是山海諸盜及它

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爲三十二

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晔帥所類翻晔于放翻又平曠翻勇力推劉

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

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

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治直之翻丙申葬聖武獻文孝

皇帝于貞陵

此謚正葬貞陵陵中冊謚也貞陵在京北雲陽縣西北四十里

廟號宣宗

丙

午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腰肩輿以歸

鄭祗德累表

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

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

歙書涉翻

祗德始令屯

郭門及東小江

越州有東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東入海西小江出諸暨至錢清渡而

東入于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為大江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

復扶又翻

祗德饋

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

史言元帥威令不振則惠褻而將士不以為德度徒洛翻

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以與

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

職者軍職級者勳級

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

越州會稽縣東南有平水

鎮又東踰山節小江也北又一小江源出大木山南流合于剡江故係平水東以別東小江

城中士民儲舟

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

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

攻西班牙中無可語者

唐凡朝會文官班於東武官班於西故謂武臣為西班牙

前安南

都護王式雖儒家子

王式王播弟起之子也舊史以為播子

在安南威服華

夷名聞遠近

聞音問

可任也諸相皆以為然

相息亮翻

遂以式

為觀察使徵祇德為賓客

太子賓客閑慢局員也

三月辛亥朔式

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

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則不

然

為于偽翻

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

引歲月賊勢益張

張知亮翻

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

家用度盡仰江淮

仰牛向翻

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

及十軍

肅宗以後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皆分左右號北門十軍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省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

左右神策而猶存十軍之名

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

勝音升

上顧

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

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

散將者牙將之散員也散
悉但翻將即亮翻下同

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

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

城妻子皆為菹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

募勇士帥讀日率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為固守之備治直

斷丁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吳分章安之西界置始平縣

初分臨海置唐興縣宋改曰天台晉改為始豐縣宋廢唐武德

虞焚之上虞漢古縣唐屬越州九癸酉入餘姚殺丞尉餘

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四十七里宋白曰餘姚姚

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開元二十六年分明

在州西三十七里又分鄭縣置奉化縣在州南八十里武德四

年分臨海縣置寧海縣屬台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分兵

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少詩照翻餘老弱者蹂踐殺之蹂忍

踐慈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下遐稜翻裘甫方與其

徒飲酒聞之不樂聞王式來心有劉晔歎曰有如此之

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

王式蓋檢校御史中丞

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

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

循浙江築壘以拒之

西陵渡在越州西一百二十里今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惡西陵之名改曰西

興

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

間古

過大江掠

揚州貨財以自實

揚州江淮之都會也轉運鹽鐵使及度支之貨財聚焉故劉晔柔頤

還修石

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

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

於我矣

唐自中世以後貢賦皆仰東南故云然

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

保無憂也

觀劉晔策畫豈可

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晔以

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

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

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

說式芮翻
易以歧翻

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

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

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

將即亮翻

自是軍

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

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

面縛以來當免而死

而汝也

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爲

鄭祗德置酒

爲于僞翻

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

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

樂音洛下同

丙申餞祗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

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爲近

郊百里爲遠郊以今地里考之越州百里至蕭山縣王式豈能送鄭祗德至此邪記事者華言耳復扶又翻

於是始修

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

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

別帥所類翻能帥讀

曰率降戶江翻

式曰汝降是也當立効以自異

立効謂立功也

使帥其

徒為前鋒帥讀曰率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

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先悉薦翻謀徒協翻飲於禁翻食祥吏翻文武將吏往

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

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屏必鄧翻賊皆知之式

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索山客翻橫戶孟翻嚴門

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

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

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少詩沼翻式曰吐

蕃回鶻比配江淮者比昆至翻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

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凡吐蕃回鶻之配隸浙東觀察府者舉其籍而取之

虞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無善狀也困餒甚餒與餒同式既犒

飲又調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謹與喧同願效死悉以

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

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龍陂漢潁川郡縣之摩陂也唐在汝州界置馬監宋白曰元和

十三年十一月賜蔡州羣牧號龍陂牧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訶賊

遠近衆寡詞類正翻又火迴翻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

與之兵以為候騎少詩沼翻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

見卒見賢遍翻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

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

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

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

山之圍號東路軍將即亮翻帥讀日率趨七喻翻又以義成將白宗建

忠將游君楚唐無建忠軍按此時發忠武軍從王式史逸武字也白宗建人姓名淮南將萬璘

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

易易以歧翻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

募降之降戶江翻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

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沃洲在今越州甲辰拔

新昌寨新昌時屬剡縣界今置新昌縣在越州東南二百二十里破賊將毛應天進拔

唐興 白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

以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

中自正月臥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宅相坐語未嘗

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相息亮翻願聽敏

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己酉貶譜為陽翟令譜

珪之六世孫也王珪事太宗以直聞譜博古翻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

公輿封還貶譜敕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以為譜侵

敏中竟貶之 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

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晔毛應天於唐興南

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

請昭義軍詔從之先悉薦翻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

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斷音短下同義成

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趨七喻翻

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幾將四百人跌奚結翻跌徒結翻幾渠龜翻益

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

遊鎮海遊鎮在寧海南九十里賊入甬溪洞甬溪洞在寧海西南百餘里屬唐興縣界又西則檣溪產鐵

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

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帥所類翻自是諸軍與賊十九

戰賊連敗劉晔謂裘甫曰曩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

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衣於既翻晔悉斬

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

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

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海口在寧海東北四

十餘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

巡海滋滋市制翻水際曰滋思益等遇賊將劉簡於寧海東賊不

虞水軍遽至也虞度皆弃船走山谷走音奏得其船十七盡

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黃罕嶺在奉化縣西北剡

縣之東其路深險度黃罕嶺則平川四十里至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

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南陳館在寧海西南六十餘里

帥讀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

膠村上膠村在寧海西北四十餘里膠力留翻今謂之上寮山賊將王臯懼請降一壬

申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以為兵興以來賦斂無

度上時掌翻斂力贍翻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

望敕州縣稅外毋得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袁王紳薨紳順宗子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

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奔繒帛盈路繒慈陵翻以緩追

者跌跌斃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

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復扶又翻下同諸軍失甫不知所

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

苟捨我我請為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

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

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趣讀曰促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

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中多鑿井以引山

泉非絕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說耳今浙東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猶為完壯賊知之乃出戰三

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出白

式式曰賊欲少休耳少詩沼翻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

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晔劉慶從百餘人出降

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離力智翻斷音短

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晔慶等二十餘人

械甫送京師考異曰平剡錄曰諸軍圍賊於剡賊悍甚其所謂女軍者亦乘城摘礮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

劔官軍亦疲仇甫佯言乞降諸將使騎來白公曰賊憊斃休耳謹備
 之仍遣押牙薛敬義謂諸將曰功成矣勉之勿怠也果復三戰二十
 一日夜甫與劉旻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遙與諸將語伺我軍
 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誠夜皆設伏於營前甫輩離城數
 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銳師數百復繼之城內賊不出甫遽甚不知
 所為遂成擒焉至是用兵六十六日矣二十三日縛致府城公於衙
 門陳兵以見執其徒劉旻劉慶二十餘輩三斬之械裘甫獻闕下王
 泉子見聞錄曰王式討裘甫甫始起於剡既為官軍所敗復入于剡
 城堅卒銳不可遠拔式乃約降許奏以金吾將軍甫許焉其將劉旻
 獨以為為不可比及越城左右則械手以木曳頸以組甫曰吾既已降
 何用是為左右曰法也到越則釋去公且行有命矣既至式登南樓
 俟之曰裘甫何罪罪皆劉旻輩命二斬之旻顧謂甫曰君竟拜金吾
 乎斬甫于長安東市初甫之入剡也雖已屢敗向使城守暮歲未可
 平也玉泉子曰古人有言殺降不祥李廣所以不侯良有以也王公
 亦不聞大貴鄭公述平剡錄一何曲筆哉雖驟歷清顯而卒以喪明
 不復起可不慎哉按二書所言莫知孰是然仇甫在剡城窮困已極
 勢不能久式不必更以詐誘之或者諸將為之不可知也甫之出降
 也或欲突走或被誘而來皆不可知要之為出城乞降官軍因邀斷
 其後擒
 之耳

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
 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

今明州奉化縣西北有大蘭山

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

山在越州分界復扶又翻帥讀曰率

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

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

大蘭既破劉從簡走入台州界方為其黨所殺

諸將還

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

長知兩翻更工衡翻行戶剛翻

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

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

此易知耳

易以歧翻

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

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

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

趣讀曰促

兵

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

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

操七高翻

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曰

非所及也

自至德以來浙東盜起者再袁晁裘甫是也裘甫之禍不烈於袁晁袁晁之難張伯儀平之通鑑所書數語而

已今王式之平裘甫通鑑書之視張伯儀平袁晁事為祥蓋唐中世之後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也成功之後紀事者不無張大通鑑

因其文而序之弗覺其煩耳容齋隨筆曰通鑑書討裘甫事用平剡錄蓋亦有見於此考異三十卷辯訂唐事者居大半焉亦以唐私史

之多也

封憲宗子怍為信王

怍彌遺翻

八月裘甫至京師

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

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

先悉薦翻

夏侯孜曰王式才有

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

須細大此期悉力

軍須謂行軍所須糧仗衣物悉力謂盡力應辦也

故式所奏求

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衛王灌薨

灌上弟也

九月白

敏中五上表辭位辛亥以敏中為司徒中書令 右

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效

李德裕父吉甫相憲宗德裕相武宗皆有勳勞在於王室備著前紀

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

已空宜賜哀閔贈以一官冬十月丁亥敕復李德裕

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

德裕貶見一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元年

考異曰裴日李太

尉南行錄載咸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拾遺內供奉劉鄴表略云子暉貶立山尉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縣尉

今已沒於貶所又曰血屬已盡生涯悉空又曰枯骨未歸於壑域一男又殞於江湘又曰其李德裕請特賜贈官敕依奏實錄注引東觀

奏記云令狐相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
綯具為其子高言之高曰李衛公犯眾怒又崔相鉉魏相謩皆敵人
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
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復謂高
曰向見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且為同列言
之既而於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曄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
鄧鎮東蜀設奠於荆南命從事李商隱為文曰恭承新渥言還舊止
又云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鄴奏乃云孤骨未歸塋域曄宗初纔徙
郴縣尉未詳或者後人偽作之非鄴本奏也實錄注又云白敏中為
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云故衛公太尉災與鵠為怨結江魚
親交兩散於西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繼履三台保持獲盡
於天年論請爰加於寵贈全緯嘗為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
按此似絲敏中開發而數本追復贈官多連鄴奏德裕素有恩於敏
中敏中前作相既遠貶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按劉鄴表云去年獲
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則上此表在咸通元年非二年也舊
傳鄴為翰林學士承旨以李德裕貶死朱崖大中朝令狐綯當權累
有赦宥不蒙恩列懿宗即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李太
尉南行錄鄴此時未為翰林學士因上此表敕批便令內養宣喚入
翰林充學士餘依奏金華子雜編曰宣宗嘗私行經延資庫見廣廈
連綿錢帛山積問左右曰誰為此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執政日
以天下每歲備用之餘自是已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者茲實有賴
上曰今何在曰頃以坐吳湘獄貶于崖州上曰如有此功於國微罪
豈合深譴由是劉公鄴得以進表乞追雪之上覽表遂許其加贈
歸葬焉按宣宗素惡德裕故始即位即逐之豈有不知其在崖州而
云豈合深譴又劉鄴追雪在懿宗時此說殊為殘陋今不取

己亥以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夏侯攷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

度支畢誠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安南都護李鄴

復取播州

播州屬黔中道大中十三年為雲南所陷此非安南巡屬也李鄴越境收復欲以為功而不知蠻兵乘虛已陷

安南也鄂音戶復扶又翻

十一月丁丑上祀圓丘赦改元 十二

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

趾陷之

考異曰新南詔傳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略使昔暴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僧遷陷安南都

護府號白衣沒命軍懿宗絕其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鄴屯武

州咸通元年為蠻所攻弃州走天子斥鄴以王寬代之按宣宗時南

詔未嘗陷安南据新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

也且李鄴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奔之新傳誤也今從

實錄 都護李鄴與監軍奔武州 新志邕管所領又有顯州武州

在宜州界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二月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左僕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

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侗受宣受宣命也

命也三三相畢誠杜審權蔣仲也二相起避之西軒公慶出斜封文書

以授侗發之乃宣宗大漸時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

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侗反復讀處昌呂翻復音覆又

如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

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

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侗復與兩樞密坐謂曰

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

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為先刑殺

為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

尉樞密權重禁闈時以兩中尉兩樞密為四貴豈得不自憂乎言殺宰相則上

手滑矣中尉樞密亦將及禍豈得不自以為憂侗受恩六朝大朝謂憲穆敬文武宣所望致君

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

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慙悚而退

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

族悰曰勿為宅慮既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

色甚悅

意此亦是據杜悰家傳書之其辭旨抑揚容有過其實者洪邁隨筆曰按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

宗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惟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有斯事蓋野史之妄温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

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考異曰新傳云宣宗大漸樞密使王歸長等矯詔迎鄆王立之懿宗即位欲罪大臣悰解之按立

鄆王者王宗實新傳云歸長誤也今從補國史

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

涉則眾共弃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

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

上相揖因之謗議誼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東漢黨錮之禍蓋亦如此但李杜諸公風節凜凜千載之下讀其事者猶使人心神肅然晚唐詩人不能企其萬一也而亦以貽清

流之禍哀哉沈持林翻

福王綰薨

綰順宗子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

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

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鄠初

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交趾

道讀導朝廷以杜氏彊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

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

州劉昫曰唐武德四年以隋朱崖郡為崖州自雷州徐聞縣南舟行

屬瓊州却改振州為崖州考異曰寶錄又賜寬手詔云云如聞李

城邑鄠到鎮日於李鄠處索取前後敕詔一一參詳初李琢在鎮蠻

察其不忠戮死焉及李鄠至鎮蠻陷安南鄠走武州召土軍收復城

儋州補國史蠻陷安南李鄠投武州召土軍收復頗有成績殺首領

州後以存誠谿洞強獷家兵數多子弟繼總軍旅皆輸忠勇軍府倚

賴方甚朝廷亦加姑息乃再舉憲章長流鄠崖州贈存誠金吾將軍

以誘其竭力命前鹽州刺史王宙為都護按鄠所殺存誠之子守澄

非王宙補國史誤也今獨取鄠克復安南一事餘皆從平剡錄實錄
按唐朝若以杜守澄之戮為李鄠罪則當贈守澄官不當贈其父
官此余所以
致疑於前也

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

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先悉薦翻經略使

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

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

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

募兵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

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

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宋曰曰邕州古南越城晉置晉興郡隋廢郡為宣化縣唐武德

四年於此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邕州至長安五千六百里巒州秦桂林郡地唐置淳州後改巒州至京師五百三十三里西至邕州三百

里二十餘日蠻去乃還還從官翻又如字弘源坐貶建州司戶

文楚時為殿中監復以為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

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殺秀實死於朱泚之難杜棕上

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貞元間南詔復向化蜀中寢兵無事羣蠻率

服率服謂相率而服從也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

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

冊命

事始見上卷大中十三年

待其更名謝恩

更工衡翻

然後遣使冊命

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為弔祭使未發

會南詔寇雋州攻邛峽關穆遂不行

考異曰實錄在此年十二月按補國史

杜邠公再入輔建議遣使弔祭令其改名纔命使臣已破越雋城池攻邛峽關鎮使臣逗留數月不發然則命穆充使當在寇雋州前實

錄書於十二月誤也按南詔已稱帝陷安南豈可彌縫悖但欲姑息故陽不知其僭號及以陷安南者為土蠻耳

冬十

月以御史大夫鄭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一月加

同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庚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

皇帝赦天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

事充河中節度使二月棣王惲薨南詔復寇安

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復扶又翻數所角翻朝廷以前湖南觀

察使蔡襲代之

考異曰補國史王宙有緝理撫衆才遠人懷惠纔未周歲南蠻復侵封部請兵設備累以危

急上聞乃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之實錄以前湖南觀察使為安南經略等使王寬亦制置失宜諸部蠻相帥內寇故命襲往代焉今

從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萬人各三萬人

則入道之兵為二十四萬不既多乎疑各授襲以禦之兵勢既

盛蠻遂引去考異曰實錄咸通二年二月以蔡襲為安南經略

使五月以京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舊紀三年十一月遣蔡襲帥禁軍

三千赴援安南按補國史云咸通二年使左庶子蔡京制置嶺南事

又云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王宙然則襲除安南似在咸通二年

也又按樊綽蠻書云臣咸通三年三月四日奉本使尚書蔡襲手示

密委臣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二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臣却回一

枉傷矢石陷失城池徵之其由莫非蔡京王寬之過綽既謂襲為本

使為之入蠻則是襲已到官又云回白都護王寬則是寬猶未去任

也不知綽不白襲而白寬何故也又襲將兵代寬寬為己替之人安

能擅放軍回令襲陷沒疑蠻書擅放軍回字上少蔡京二字襲除安

南不知的在何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謂募土

年月今從實錄左遷威衛將軍分司城邑牢落人戶彫殘纔得數

廣桂容成軍更工衡翻考異曰補國史文楚到後

州陷沒由文楚請罷三道戍兵自募土軍故云更改舊制而實錄云

及文楚再至城池廢人戶殘耗由是頗更舊制未數月朝廷慮致

煩擾復改命懷玉焉新傳文楚數更條約眾不悅以胡懷玉代之蓋

因補國史改更舊制之語相承致誤也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

為有吏才

相息亮翻

奏遣制置嶺南事三月京還奏事稱

旨

稱尺證翻

復以京權知太僕卿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

使

為蔡京奔敗張本復扶又翻

夏四月己亥朔敕於兩街四寺各

置戒壇度人三七日

兩街四寺謂慈恩薦福西明莊嚴也三十一日

上奉佛太

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為內寺尼受戒

內寺尼蓋

宮人捨俗者就禁中為寺以處之非教也

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

自唱經手錄梵夾

梵夾者貝葉經也以板夾之謂之梵夾段成式曰貝多葉出摩伽陀西國土用以寫經其

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

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

數所角翻施式鼓翻

吏部侍郎

蕭倣上疏以為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

為首

玄祖謂唐祖老子尊為玄元皇帝也素王謂孔子也

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

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

人情莫不愛其親莫不愛

富貴佛者弃父母之親捨王子之貴而出家是割愛中之至難又釋氏為宏闊勝大之言以為佛滅度後諸天神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

希有後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是取滅後之殊勝也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

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瘼音莫病也虔奉宗祧思繆賞

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

筵繆靡幼翻勝音升去羌呂翻講筵與僧尼講經之筵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

從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

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為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

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

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

使以蔡京為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兵在安南蔡

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徼吉弔翻武

夫邀功妄占戍兵占之瞻翻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陬將

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道朝

廷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伺相吏翻乞留

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

省

時相苟求省餽運之費故京之言易入襲之請不行省悉景翻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

度使温璋

考異曰舊傳曰璋咸通末為徐四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凶惡者五百人自是軍中

畏法按誅銀刀軍者王式也舊傳誤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

千人號銀刀彫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

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

更工衡翻

其後

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

呼火故翻

其衆皆和之

和戶臥翻

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

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為之執板唱歌

為于偽翻

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

復扶又翻勞力

到翻來力代翻

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

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

皆不歷口一日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

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

度使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為左僕

射同平章事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

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帥讀曰率驕兵聞之甚懼八月

式至大彭館大彭館在徐州城外大彭即彭祖所謂商有大彭霸諸侯者也一曰彭祖姓錢名鏗事帝堯歷虞夏至商

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

遣還鎮環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

等數千人皆死考異曰舊傳曰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金華子雜編曰温璋失律於徐州自河

陽移式往鎮之式領河陽全軍赴任徐州將士聞式到近境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袂衣坐胡床受參既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於

帳前不留一人既而相次繼來莫知前死者音耗至則又斬之亦無脫者如是數日銀刀都數千人垂盡虎狼之衆居常咸謂能吞噬於

人及于斯際式衣褌子半臂曳履危坐逐人皆拱手就戮無一敢旅拒者其後親戚相訝不能自會焉按若頓殺數千人豈有人不知者

又式自浙東除武寧非河陽也今從實錄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洎自

歸始置徐海使額

見二百二十七卷 德宗建中三年

及張建封以威名

寵任特帖濠泗二州

見二百三十三卷 貞元四年

當時本以控扼淄

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

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

宿州置宿州都團練觀察使

憲宗元和四年析徐州之符離 斬泗州之虹置宿州治捕橋在

徐州南界汴水上當舟車之會 宋白曰宿州取古宿國為名

留將士三千人守徐州餘皆

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

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

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

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

首手又翻

一切勿

問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

闔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

嶺南分一節鎮 西道治邕州

奔藤州

藤州漢猛陵縣地唐置藤州至京師五百里

詐為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

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

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以其割桂管巡屬隸西道節度也京無所自

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

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月丙

申朔立皇子份為魏王侁為涼王佶為蜀王佶他鼎翻信其吉翻

十一月立順宗子緝為蘄王憲宗子憤為榮王

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帥讀曰率 考異曰補國史云四年春南蠻帥衆五萬攻安南按蠻

書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桃花入安南城西南角下營茫蠻於蘇麻江岸屯聚裸形蠻亦當陳面一十七日蠻賊逼交州城則是今年冬未蠻已圍交州也今從實錄都護蔡襲告急救發荆南湖南兩道

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義征子弟因其應募從軍名之受

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

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

乃敕蔡襲屯海門考異曰實錄詔襲且任海門是令弃交趾退屯海門也按襲死時猶在交趾蓋詔書到

時襲已被圍不得通也

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

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

固守救兵不得至

翼王縉薨

縉順宗子音齒善翻

是歲嗚末

始入貢嗚末者吐蕃之奴號也

嗚烏沒翻

吐蕃每發兵其

富室多以奴從

從才用翻

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

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為部落

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

宕徒浪翻

吐蕃微弱

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祀圓丘赦天下

是日南詔陷

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

船

趣七喻翻

船已離岸遂溺海死

離力智翻蔡襲死矣而十必死之狀曾無朝臣一人為之申理

自是之後唐之紀綱大壞凡藩鎮有片言隻字則朝廷聳動惟恐拂其意朝臣反與之關通依以為外主矣

幕僚樊綽

攜其印浮度江

自白州博白縣西南百里下北戎灘出馬門江度海抵安南界樊綽攜印度處即此江

荆

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荆

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

還向城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

城入東羅門東羅門安南羅城東門也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

二千餘人

考異曰實錄二月安南經略使蔡襲奏蠻賊楊思儻羅伏州扶耶縣令麻光高部領其衆於城西角下營嶺

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賊去十二月二十七日逼安南城池經略使檢校工部尚書蔡襲出兵格鬪殺傷相當正月三日賊衆圍城進

攻甚急襲城上以車弩射之至七日城陷襲左膊中弩箭死家口并元從七千餘人悉隕於賊從事樊綽攜印度江其荆南江西鄂岳襄

州兵突到城東水際無船却回相率入東羅門殺蠻僅一二千人至夜賊救兵至遂屠其城按此二奏似後人采集蠻書為之其中又多

差舛如楊思儻蠻書中兩處有之皆作楊思縉蓋草書誤為儻耳彼雖蠻夷豈肯名思儻也張彭錦里者舊傳載高駢與雲南牒亦云楊

思縉善蘭節度新書亦承此誤為儻又蠻書所云思縉光高部領者桃花蠻五六千人耳非謂盡將羣蠻也補國史云蠻衆五萬攻安南

非止五六千人也又十二月二十一日裸形蠻茫蠻桃花人已在城下豈至二十七日始逼安南也蠻書言二十七日逼城者但記見河

蠻尋傳蠻之日耳又言正月二日三日者但記以車弩射得首子之日耳非其日始圍城也且城陷奔送之際非樊綽身在其間豈知其

詳然四道兵所殺人數猶因僧無早說始知之韋宙身在廣州何得所奏一如樊綽之書其偽明矣新傳曰是夜蠻遂屠城亦因實錄而

誤 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子城城內小城也惟德

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

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獠魯皓翻

降戶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西道

上游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蛻輸今西涼築城

應接未決於與奪西涼即涼州蓋此時謀進築也南蠻侵軼軼徒結翻突也干戈

悉在於道塗旬月以來不為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

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遊以待遠人又安

未晚言待遠人又安之後然後娛遊尚未為晚弗聽 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

六陵十六陵謂獻陵昭陵乾陵定陵橋陵泰陵建陵元陵崇陵豐陵景陵光陵莊陵章陵端陵貞陵考異曰拜十六陵非一日可

了而舊史無還宮之日唐年補錄云置天雄軍於秦州代宗

田承嗣以天雄軍號龍魏博尋以其悖傲削之今復於秦州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

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

察使

晏實宰之子宰父智興子之見二百四十七卷會昌四年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

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

將即亮翻下同

南蠻

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

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

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

就義武軍中選之也校戶教翻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誠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

辭位夏四月罷為兵部尚書

庚戌羣盜入徐州殺

官吏刺史曹慶討平之

康承訓至京師以為嶺南

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

月戊辰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楊收同平章事

收發之弟也

宣宗以開河湟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謚發以為作主求古無其文執不可知禮者

是知名

與左軍中尉楊玄价敘同宗相結故得為相

音价

介為楊收與玄价交惡張本

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復以龔象

二州隸桂管

去年以冀象隸嶺南西道

戊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杜審權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

六月廢安南

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

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閏

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棕同平章事充鳳翔節

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確同平章事

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

州

考異曰實錄以郡州為交州補國史亦同又云夏侯貞孝公請用高駢為郡州進討使按地理志無郡州補國史又云海門今晏

州地理志晏州乃屬瀘州都督府嶺南亦無之

以宋戎為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

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

斷

江西湖南

四此

字

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潯渠瀰水

酈道元曰湘瀰同源

分為二水南則瀰水北則湘川湘瀰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漢伐南越出零陵下瀰水即此路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朔山

自零陵西南謂之潯渠新書曰桂州有瀰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越鑿為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為江水潰毀渠遂廢淺

唐李渤復浚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灘二水皆出靈川之海陽行百里分南北下北下曰湘稠灘急瀧又二千里至長沙水始緩南下曰灘名灘三百六十又千二百里至番禺以入海又曰靈渠在桂之興安縣秦始皇成嶺時史祿鑿此以運之遺迹湘水源於雲泉之陽海山在此下融江祥柯下流本南下廣西興安水行其間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北舟踰嶺其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碇中壘石作鑿鑿銳其前逆分湘流為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融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開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冷水

上言

官翻

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

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

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

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

度使韋宙奏蠻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

容藤一州相去二百

七十

夔王滋薨

第也

敕以閣門使吳德應等為館

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

唐中世置閣門使以宦者為之掌供奉朝會贊引親

王宰相百官蕃客朝見辭唐初中書通事舍人之職也玄宗開元中以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辨館驛使宋白曰元和初征劉闢郵傳多事憲宗命中人為館驛使察監御史薛存誠及諫官相繼論奏之不應忽以內人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

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

封之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不賀楚子問其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

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

素諫即日罷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

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

之何為不可弗聽黠憂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

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厯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

來悉歸唐不許冬十月甲戌以長安尉集賢校理

令狐滈為左拾遺乙亥左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

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相息亮翻起居郎張雲言滈

父絢用李涿為安南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二年致南蠻至今為梗由

瀉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酉雲復上言瀉父絢執

政之時復扶又翻人號白衣宰相瀉亦上表引避乃改詹

事府司直唐太子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糾劾宮寮及率府之兵辛巳廢宿泗

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泗隸焉去年八月廢徐州軍額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

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

攻府第殺詢

五年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蠡為昭義節度使蠡部田翻取

歸秦心肝以祭沈詢淮南節度使令狐絢為其子

瀉訟冤為于偽翻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華戶化翻敕曰

雖嘉蹇諤之忠難逃疎易之責易以歧翻丙午西川奏

南詔寇雋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觀明年喻士珍以貪儉而

失守則此捷虛張功狀也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

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戍二城從之二城蓋築於博州界以

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句古候翻當丁浪翻時交州寄治海門欲使張

茵進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

充西川節度使甲申前西川節度使蕭鄴左遷山

南西道觀察使三月丁酉彗星出於婁長三尺彗

歲翻又徐醉翻又音歲長直亮翻己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

星也上大喜唐司天監正三品掌察天文稽歷數史言唐末司天官昏迷天象以妖為祥請宣示

中外編諸史策從之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

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

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帥讀曰率近其斬翻將入境承訓

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給之熾昌志翻獠音老給徒友

翻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

日至得免天平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怖普節度

副使李行素帥眾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

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

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

出將即亮翻校戶散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間

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檢

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

中外皆賀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戶部蕭寘同平

章事實復之孫也蕭復相加康承訓滿校右僕射

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

昵尼燒營將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比毗

至翻

四年罷徐州武寧節度

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

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秋七月

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

史炤曰兩林部落東蠻國也去勿鄧國七十里

地雖狹而諸部推為長號大鬼主敗補萬翻

殺獲甚眾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

南詔帥眾詣黎州降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

宙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

表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將軍分司

考異曰補國史嶺南東

道節度使韋宙兼領供軍使將吏在邕州者潛令申報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復究尋克捷事多虛妄具所聞啓於丞相承訓已自懷疑懼

辭疾免責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信宗實錄承訓傳曰南蠻陷交趾以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踰歲討平之加檢校右僕射與鄰

帥不叶以右武衛大將軍罷歸蓋其家行狀云爾今從補國史懿宗實錄新傳以容管經略使張茵

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略使

新書

方鎮表咸通元年罷容管以所管州隸邕管

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

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

之

考異曰補國史茵驍將無遠略經年不敢進軍丞相夏侯貞孝公獨獻密疏請用驍衛將軍高駢有制以本官充郡州進討使旋

拜安南節度使其茵所領兵並付高公指揮按今年正月詔茵進軍收復安南若經年則致已罷相今從實錄附於此實錄駢官為右領

軍上將軍太高今從補國史舊紀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會諸道之師禦之今不取乃以

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

之駢崇文之孫也

憲宗朝高崇文有定蜀之功

世在禁軍駢頗讀書

好談今古

好呼到翻

兩軍宦官多譽之

兩軍謂左右神策兩軍也譽音余

累遷

右神策都虞候党項叛將禁兵萬人戍長武屢有功

遷秦州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

復扶又翻

冬十一

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致同平章事充河東

節度使

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同

平章事時年三十六

為路巖以高位疾債張本

六年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室時王

皞復為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

王皞議見二百四十一

八卷宣宗
大中二年

諸道進私白者

唐時諸道歲進
闕兒號曰私白

閩中為多故

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

其先壟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為宣歙觀察使時人

謂之敕使墓戶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寘薨

夏四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璩為兵部侍郎同平

章事璩元裕之子也

璩其於翻元裕見二百四
十五卷文宗大和八年

楊收建

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

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

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

於洪州 雋州刺史喻士珍貪獍

獍古
外翻

掠兩林蠻以

易金南詔復寇雋州

復扶
又翻

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

殺戍卒士珍降之

降戶
江翻

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

為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從孫也

譔離免翻嚴震鎮興元德
宗播遷震有迎奉之功從

才用

六月高瓌薨 以御史大夫徐商為兵部侍

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立皇子侃為郢王儼為普王

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

屢趣駢使進軍

治直之翻惡鳥路翻去羌呂翻趣讀曰促

駢以五千人先濟

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眾不發一卒以

繼之九月駢至南定

高祖武德四年分交趾所管宋平縣置南定縣時屬安南府安南府即交趾宋白曰

南定縣漢日南郡西捲縣地

峯州蠻眾近五萬方穫田

近其斬翻劉响曰峯州隋交趾郡之

嘉寧縣唐武德四年置峯州嘉寧漢麓冷縣地

駢掩擊大破之

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五月駢奏於邕管大

敗林邑蠻按林邑在海南自至德後號環王與中國久絕劉响但見南蠻則謂之林邑誤也新南詔傳亦云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

兵於邕州亦承此而誤也舊紀又云是歲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蓋因駢今秋發海門遂云復安南耳復安南實在明

年也補國史云五年九月高公力戰破峯州蠻於南定縣按張茵以五年正月句當交州受詔收復安南補國史云經年不進軍乃以駢

代之則駢豈得以其年九月已破峯州蠻乎補國史又云駢破峯州蠻後近四月餘日表報不至朝廷以王晏權代之六月高公進軍收

復安南亦不云幾年六月蓋駢以六年六月破峯州蠻七年六月破安南耳實錄又云九月駢奏破蠻龍州營寨并燒食糧等事詔駢令

於當界守備緣近有赦文已許恩宥伺其後改亦未要更深加討逐
按赦在明年十一月此詔必在駢已平安南後實錄誤也新傳又云
駢擊南詔龍州屯蠻會燒貲畜
走龍州即安南所管龍編縣也
收其所獲以食軍
穫戶郭翻刈
稻也食祥吏

翻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氏崩
考異曰舊傳大
中未崩誤也今從

實錄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固俊

克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
北庭本貞觀所置之庭州長安
二年置北庭都護府西七百里

有清海鎮又西延城西行二百二十里至輪臺縣回鶻固俊新書及
考異正文皆作僕固俊 考異曰實錄義潮奏俊收西河及部落胡

漢皆歸伏并表賀收西州等城事新吐蕃傳曰七年俊擊取西州收
諸部按大中五年義潮以十一州圖籍來上西州已在其中今始云

收西州者蓋當時雖得其圖
籍其地猶為吐蕃所據耳 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

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容仇人

以告拓拔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
宋白曰鄯州
南至廓州一

百八十里 考異曰實錄義潮又奏鄯州城使張季顥押領拓跋懷
光下使到尚恐熱將并隨身器甲等並以進奉新吐蕃傳曰鄯州城

使張季顥與尚恐熱戰破之收
器鎧以獻今從補國史實錄 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

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雋州東蠻浪稽部竭

力助之遂屠其城謂去年陷雋州也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

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

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

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

順人南詔自尋夢湊以來自稱驃信夷語君也因僭號自謂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

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梓

而毆之梓昨沒翻毆鳥口翻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

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見賢通翻

勞力到翻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在鎮十年大中十一年紹懿襲鎮為

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

景崇而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汝今長

矣長知兩翻我復以軍政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

鄰藩勿墜吾兄之業汝之功也言竟而薨史言王紹懿垂沒精神不

亂 閏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夏

四月貶前西川節度使李福為斬王傅以毆繫南詔使者也斬王緝順

子宗 五月葬孝明皇后於景陵之側主祔別廟孝明皇后

宣宗母鄭太后也懿安郭后憲宗之元妃也配食于太廟鄭后側室也祔別廟禮也 六月魏博節度使

何弘敬薨軍中立其子左司馬全皞為留後 以王

景崇為成德留後 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

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善闡府南詔別都也在交趾西北 以范

昵些為安南都統昵尼質翻些蘇个翻又音細 趙諾眉為扶邪都統

按實錄扶邪縣屬羅伏州蓋南詔所置也 監陳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

監古銜翻陳讀曰陣 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

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

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

王晏權代駢鎮安南

考異曰補國史謂駢及晏權皆云安南節度使按時安南止有都護經略招討使

耳無節度使也舊王智興傳九子無晏權名實錄亦云命晏權代駢為節度而無月日蓋闕漏也

召駢詣闕欲

重貶之晏權智興之從子也

王智興歷德順憲穆四朝後為武寧帥尤貪橫

是月

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眾遂圍交趾城

秋

七月以何全皞為魏博留後

冬十月甲申以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楊收為宣歙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

僮奴多倚為姦利楊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

託收不能盡從玄价怒以為叛已故出之拓跋懷

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剗其足數而斬

之

數所具翻

傳首京師其部眾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

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

所終

乞離胡事始見一百四十六卷武宗會昌二年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

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

海門駢卽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

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

捷先悉薦翻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遊船遊奔之船云新經

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

島間維周過卽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卽加駢檢校

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聞懦動

稟李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爲之用遂解重圍

重直龍翻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復扶遂克

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爲南詔鄉導者朱道古鄉讀曰嚮蠻居安南

界內者斬首二萬餘級考異曰舊紀十月蠻寇悉平實錄九月駢奏殺戮都蠻統飯首遷朱道古及

斬首三千餘級十月丙申日下又云駢奏收復安南蠻寇遁散又云

敗楊緝思段酋遷朱道古殺戮三萬餘級新紀十月高駢克安南按

飯首遷卽段酋遷字之誤也補國史收城與敗緝思等共是一事實錄分在兩月不知其何所據也新南詔傳曰七年六月駢交州戰數勝土酣鬪斬其將張詮李滢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土乘之超堞入斬酋遷昵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

蓋因駢以六月至安南終言之耳安南實不以六月平也今從新舊紀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

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眾歸附者萬七千

人曾慈由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

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

能更修舊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同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

南以高駢為節度使自此迄宋朝安南遂為靜海軍節鎮自李涿侵擾安

南事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二年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

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十二月黠戛

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

亥年麻日是年丙戌亥明年也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為節度使

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近其斬翻

每月宴設不減十餘宴設謂宮中置宴也宋朝內臣謂之排當水陸皆備言設膳備

水陸之品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

灞漥南宮北苑

南宮即興慶宮禁苑在皇城之北

昭應咸陽

昭應有華清宮咸陽有望賢樓

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

帟羊益翻小幕曰帟

諸王立馬以備陪從

從才用翻下同

每行幸內外諸

司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勝音升

八年春正月以魏博留後何全皞為節度使二月

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

宣宗大中五年張義潮以沙州降尋授以歸義節至是入朝

以

為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自安南至

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

漕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

六姓蠻一曰蒙蠻二曰夷蠻三曰訛蠻四曰狼蠻五

曰勿鄧蠻六曰白蠻近其斯翻

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

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

為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

將即亮翻

討六姓蠻

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樂工李可及善為新聲

三月上以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

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

雜流不可處也處昌呂翻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

為王府率尉紆勿翻東宮有十率諸王有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

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夏四月上

不豫羣臣希進見見賢遍翻五月丙辰疎理天下繫囚非

巨蠹不可赦者皆遞降一等秋七月壬寅斬王緝

薨緝順宗子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榜禁之揭其列翻民

怒相與作亂逐仁規仁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

家貲登樓擊鼓久之乃定甲子以兵部侍郎充諸

道鹽鐵轉運等使駙馬都尉于琮同平章事宣歙

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華嶽廟在華州華陰縣華戶化翻施衣物施式歧翻使

巫祈禱縣令誣以為收罪右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

為相除嚴譔江西節度使受錢百萬又置造船務人

訟其侵隱

復扶又翻

八月庚寅貶收端州司馬

考異曰舊傳曰章保衡作相

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為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貶為端州司馬按是時保衡未作相舊傳誤今從實錄

九月上

疾瘳

冬十二月信王怗薨

怗憲宗子音彌兗翻

加嶺南東道

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七

起著雍困敦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十一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雋州控扼
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
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為理所理所猶言治所也上時掌翻雋音髓邛渠容翻朝廷
以為信然以師望為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
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

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叩距成

都纔百六十里舊距叩千里其欺罔如此為李師望以定邊軍致寇

張本初南詔陷安南見上卷四年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

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

曾慎由之從子也崔慎由始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一年從才用翻下從孫同性嚴刻朝

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六年中

五月敕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等人充教練使每年合教習時常令教習兵馬使徐行儉

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

彥曾以軍帑空虛格他朗翻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戍卒

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佶其吉翻軍校

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

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

校戶教翻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將即亮翻推糧

使疏吏翻

料判官龐勛為主

唐制凡行軍置隨軍糧料使兵少者置糧料判官勛許云翻

劫庫兵北

還所過剽掠

劫桂州庫兵北歸徐州還音旋又如字剽匹妙翻

州縣莫能禦朝廷

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

新書百官志內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

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以前靜海節度使

高駢為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潯代鎮交趾從

之

潯徐林翻考異曰補國史曰高公姪孫潯將先鋒軍每遇陳敵身當矢石及高公內舉交代朝廷命潯節制交趾實錄但云高潯

以下勤姓名於碑陰不云潯為節度使新傳曰駢之戰其從孫潯常為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天平薦潯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按駢

為金吾半歲始除天平今從補國史

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

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

安撫等使

既分西川置定邊軍則諸蠻皆在定邊軍內

龐勛等至湖南

湖南觀察

治潭

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

誘音西

山南東道

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泝江

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

銀刀見上朝卷二年

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

州必菹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幟昌志翻過浙西

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蜀米蜀米到翻

蜀以飼馬米以給軍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

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峽而

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塞悉則翻

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

州與怨憤之眾合為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

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

集銀刀等都竄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眾至千人丁

已至泗州泗州晉宋宿豫之地後魏置南徐州又置宿豫郡又改東徐州又改東楚州周大象三年改泗州開元二十四

年移州治臨淮縣臨淮本漢徐城刺史杜悛饗之於毬場悛

縣地當泗水口南北衝要之所刺史杜悛饗之於毬場他

刀優人致辭致辭者今諸藩府有大宴則樂部頭當筵致辭稱頌賓主之美所謂致語者是也徐卒以

為玩己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惛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惛惛之弟也

杜宗歷事穆文武宣屢入相位咸通初又為相

先是

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

先悉薦翻

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

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

徐城縣屬泗州宋朝省徐城為鎮入臨淮縣在泗州北百餘里自此而西

北則入徐州界然其道里迂遠故龐勛等西入宿州至符離則距徐州纔一百四十里耳

勛與許佶等乃言

於眾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

軍至則支分滅族矣

下戶嫁翻支分謂被支解而支體異處也即四刑

丈夫與其

自投網羅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

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

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

故事

王侍中謂王智興也事見二百四十二卷穆宗長慶二年

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

也眾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

去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稱勛等遠

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

士誠知註誤註古賣翻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

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

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遞中申狀復扶翻

遞中謂入郵筒遞送使府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

尚未釋甲符離漢古縣時屬宿州九域志宿州北至徐州一百二十里宋白曰爾雅亮符離此地尤多此草故名蓋

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

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

營共為一將將並節亮翻時戍卒拒彭城止四驛唐制二十里一驛四

驛百二十里闔城怙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

刀兇悍比毗至翻悍侯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

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復扶

又翻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

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

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温廷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

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

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

兄討其子弟二難也帥讀曰率杖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

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

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謂戍卒殺都將王仲

甫也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匹剽

翻妙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

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

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如淳曰枝梧猶枝扞也薛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

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三將謂尹戡杜璋徐行儉及乞

別營事
並見上

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

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

去羌
呂翻

絕其五害早定

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

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衆

數所
具翻

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

汙烏故翻染如
艷翻又如險翻

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

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
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

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

虹漢古縣宋魏
廢省古城在夏

上縣界武德置虹縣於古虹城貞觀八年移治夏上故城時屬
宿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顏師古曰虹音貢今音絳

且奏

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

時張敬思尚
在勛等軍中

戊辰元密發

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

任山在彭城
西南三十里

頓兵

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

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誑賊

誑翻正翻
又火迴翻

日暮賊至任山館

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榜音彭

果得其情乃為偶人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

覺之比必利翻及也下比官軍比追及皆同音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間古

覓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日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

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濉水在虹縣靈壁東望風奔

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

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璐音路考異曰舊紀九

月甲午勦陷宿州今從鄭樵彭門紀亂及新紀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

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

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

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

焦璐聞符離敗先悉薦翻決汴水以斷北路斷音短賊至水

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度水將

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屋

射而亦翻

延及官軍

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

三百人

近其斬翻

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

賊夜使婦人持更

夜有五更使人各直一更擊鼓以驚眾謂之持更顏之推曰一更二更三更四更皆以五

為節西都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晝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然辰間遼

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更工衡翻

掠城中大船三百艘

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

宿州古汴河之會漕運及商旅所經故城

中有大船淤汴而下入淮則可以入江湖矣艘蘇遭翻

以千縑贈張敬思遣騎送至

汴之東境

此謂汴州東境也

縱使西歸

謂西歸長安

明日官軍知賊

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饑乏賊檣舟

隄下而陳於隄外

陳讀曰陣下同

伏千人於舟中

檣魚豈翻

官軍將

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為畏己縱兵追之賊自舟

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

涇

涇古九翻

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

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

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

亥龐勳引兵北度濉水踰山趣彭城

趣七喻翻

其夕崔彥

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

塞悉則翻

選城

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

州

九域志徐州北至兗州三百六十里

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

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眾六七千人鼓譟動地

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

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

羅城外大城也子城內小城也

民助賊

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

推吐雷翻塞悉則翻

城陷

考異曰舊紀九月乙未龐勳

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曾判官焦璐等賊令別將梁丕守宿州又遣劉行及丁景宗吳迴攻圍泗州今從彭門紀亂及新紀舊彥曾傳曰

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關而入實錄自勳知徐州出

兵退至符離已後皆置於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

璋徐行儉劊而剉之劊其腹而寸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州徐

觀察廳事也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

聽讀曰廳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温庭皓使草表求

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

勛許之明日勛使趣之趣讀曰促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

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

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

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

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重為于偽翻稱臣之一軍乃漢室

興王之地漢高帝起於沛唐沛縣屬徐州故稱之以自夸大頃因節度使刻削軍

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言士卒所以迫逐主帥者皆其所自致陛下奪其節

制翦滅一軍見上卷三年或死或流冤橫無數橫戶孟翻今聞本

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
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勝音升四州謂徐宿濠泗臣聞見利乘時

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

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瑄奉

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爲都虞候趙可立爲都遊弈使

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

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

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

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

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闐溢郭郭闐停年翻郭芳無翻旬日

間米斗直錢二百人來從亂者多故米踊貴勛詐爲崔彥曾請翦滅

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

配隸五縣彭城蕭豐沛滕也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

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

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渦口至濠州僅隔淮水耳渦音戈道路附從

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

所為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

史事考異曰舊紀實錄新紀濠州陷在十一月按濠本徐之屬郡

今從彭泗州刺史杜慆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

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慆

遣人迎勞勞力到翻誘之入城悉誅之誘音西明日圓至即引

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

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

終不能克史於此略言其終下文始詳言其事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

趣宿州趣七喻翻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

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

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

道偉於球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

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復扶附道偉以聞初辛

雲京之孫讜辛雲京見二百一十二卷寓居廣陵喜任俠

喜許記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俠之為言挾也以權力使輔人也年五十

不仕與杜悛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悛挈家避

之悛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難乃吾不為

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眾誓與

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

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復扶時民避亂扶老

攜幼塞塗而來塞悉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

北行取死何為讜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棹

小舟得入悛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

有勇略為愒設守備帥眾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

城眾心稍安龐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帥讀

曰率票匹妙翻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據陸德明

春秋左氏傳釋文斷音丁管翻讀如短齊景公使王黑以靈姑經率請斷三尺而用之楚令尹圍為王旌以田芊尹無字斷之是也執

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據要害而官軍尚

少賊眾日滋官軍數不利少詩沼翻數所角翻賊遂破魚臺近十

縣近其斬翻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

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說式芮翻

下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

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

唐自中世以後每國忌日令天下州府悉於寺觀設齋焚香開成初禮部侍郎崔蠡以其事無經據奏罷之尋而復舊畢仲荀幕府燕閒

錄曰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行道散齋至貞元五年處州奏當州不在行士國忌日

香之數乞同衢婺等州響士卒必先西向拜謝凡方鎮大響將士必朝服

帥將佐西向望闕謝恩言皆出於君賜也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為必賜旌節

眾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

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

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

大將軍王晏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

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考異曰舊紀十年正月以神武大將軍王晏

權為武寧節度使晏權智興之從子也以右神策大將軍康承訓充徐泗行營都招討使凡十八將分董諸道之兵七萬三千一十五人

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又曰承訓大軍攻宿州賊將梁丕出戰屢敗乃授承訓義成節度使實錄九年十二月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

為義成節度使充徐泗行營兵馬都招討使承訓不赴鎮以節度副使陳紉句當留後以王晏權為徐泗濠宿等州觀察使充徐州北面

行營招討等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等使彭門紀亂新紀承訓等除招討使皆在十一月唐年補錄十一月庚申以

太原節度使康承訓為都統討徐州按庚申乃十二月一日大發承訓舊官亦非太原節度使補錄誤也今從彭門紀亂新紀

諸道兵以隸三帥帥所類翻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

邪赤心沙陀薩葛安慶分為三部及吐谷渾達靺契苾酋長各帥其

衆以自隨韜當葛翻帥讀曰率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

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

敕使郭厚本考異曰舊紀實錄作郭厚本今從彭門紀亂及舊傳將淮南兵千五百

人救泗州至洪澤九域志楚州淮陰縣有洪澤鎮畏賊彊不敢進辛讜

請往求救杜悛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

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

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說式芮翻比必利翻幾居依翻讜請復往求救悛

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

則死之悛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

本為陳利害為于偽翻下皆為同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

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

公弁曰瞋昌真翻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

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

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止耳起欲擊之

厚本起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

士卒皆為之流涕為于偽翻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

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

抵淮南岸帥讀曰率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似

入城還去則便憚賊不敢進兵言還軍而去則於事為便也讜逐之攬得其髻

攬撮持也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

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眾陳讀曰陣必不可捨眾請不能

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眾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

我則捨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

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惛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

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還從官翻又如字龐勛遣其將劉

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迴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

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鎮海軍治

州潤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翟直格翻己未行約

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

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

泗州先悉薦翻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都梁城在泗州盱眙

縣北都梁山項安世曰都梁縣有小山山上水極清淺其山中悉產蘭草綠葉紫莖俗謂蘭為都梁因以名縣與泗州隔

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

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

徐州考異曰舊紀十月賊攻泗州勢急令狐綯慮失淮口乃令大將李湘赴援舉軍皆沒湘與都監郭厚本俱為賊所執送徐州

令狐綯傳曰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綯辭情遜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日夕圖去之即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

綯即奏聞請賜勳節鉞仍誡李湘但成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絲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徹備日與賊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

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繫送徐州為賊烝而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為龐勳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

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為交鬪之狀行約軍望見急趣之千人並為賊

所縛送徐州絢既喪師朝廷以馬舉代絢為淮南節度使辛讜傳曰
湘率五千來接賊詐降敗于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彭門紀
亂曰勦以泗州堅守遣劉佶共謀攻取時淮南宣潤三道發兵戍都
梁山舊城與泗州隔淮而已賊衆乃夜潛師屯淮及明而逼城濠州
賊帥劉行及亦遣王弘立侵掠淮南於是合衆急攻官軍遂弃城出
戰十一月三十日賊乃大敗官軍殺害二千人生降七八百人并虜
其將李湘等咸送於徐州賊遂據有淮口斷絕驛路又曰賊既破戴
可師令狐絢懼乃遣使誘諭約為奏請節旄續皇王寶運錄曰十一
月二十九日浙西節度使杜審權差都頭翟行約將兵二千來救三
十日行約領兵方欲入泗州又被賊奔來行約占山尋被圍合城中
兵士無可出救賊又開圍行約不知是計便走欲去而築著山下伏
兵須臾被殺匹馬不餘賊遂圍淮口鎮有淮南都押衙李湘鎮將袁
公弁領馬步三千人被圍從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李湘東
甲出軍被襲逐殺盡却入鎮者使豎降旗鎮內兵士老小一萬餘人
被劫驅送濠州郭厚本比時遇害今從續寶運錄

據淮口泗水入淮之口漕驛路絕謂東南漕驛入上都

之絕也 康承訓軍於新興九域志宋州寧陵縣有新興鎮賊將姚周屯柳子九域志宿州臨漢縣有柳子鎮在今宿州北九十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自臨渙縣北行四十五里至柳子鎮張舜民柳行錄曰柳子鎮在永城縣南九域志永城屬亳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

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

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

沐陽漢廩丘縣後魏改曰沐陽唐屬海州九城

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下蔡漢古縣唐屬潁州烏江漢東城縣之

居巢縣隋為襄安縣武德七年改 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

又寇和州滁州南至和州百五十里 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

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為子弟乞

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處昌呂翻 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

百餘人考異曰彭門紀亂光蔡山中草賊數攻破滁州殺刺史

張行簡吳約攻滁州執刺史高錫望手刃之屠其城而去行簡又進

攻和州刺史崔雍登城樓謂吳約云云遂剽城中居民殺判官張涿

以涿浚城濠故也勦又令劉贊攻濠州陷之囚刺史盧望回於迴車

館望回鬱憤而死實錄閏月賊陷和州濠州明年二月又云勦遣張

行簡攻濠州入城害刺史高錫望新紀十二月賊陷 泗州援兵既

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悛請出
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柯斧柄也帥讀曰率乘
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日賊乃覺之以五舟遮

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

至潤州見杜審權

揚州南至潤州五十餘里

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

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

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

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

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

少詩詔翻

拜

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

偽為于翻

賊夜遁明日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

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奄至

疾徑猶言捷徑也不由正路直徑而行取其便疾

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

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

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

考異曰續寶運錄曰正月十八日戴可師陷失賊遂凶狂彭

門紀亂曰可師引兵三萬欲先奪淮口遂救泗州十二月十三日遲
明圍賊於都梁山山下賊已就降而可師自恃兵強不為備賊將王弘
立者將兵數萬人捷徑赴救奔突而前官軍潰亂遂為所敗可師并
監使將校已下咸沒於陣於是龐勛自謂前無疆敵矣舊紀十一月
可師與賊轉戰賊黨屢敗盡棄淮南之守十年正月以可師充曹州
行營招討使時賊將劉行及吳迥攻圍泗州可師乘勝救之屯於石
梁驛賊退去可師追擊生擒行及賊保都梁城登城拜曰見與都頭
謀歸降可師既知其窘乃退軍五里其城西面有水三面大軍賊乃
夜中涉水而遁明早開城門惟病嫗數人而已王師入壘未整翌日
詰旦重霧賊軍大至可師方大醉單馬奔出為虹縣人郭真所殺一
軍盡沒賊將吳迥進軍復圍泗州又曰龐勛奏當道先發成嶺南兵
士三千人春冬衣今欲差人送赴邕管鄂岳觀察使劉允章上書言
龐勛聚徒十萬今若遣人達嶺表如成卒與勛合勢則禍難非細尋
詔龐勛止絕兼令江淮諸道紀綱捕之實錄可師敗繫於閏月下亦
云十二月十三日新紀十二月壬申亦用紀亂之日也按紀亂上有
臘月又云十二月十三日其下無閏月疑謂閏月十三日也然據續
寶運錄閏月十一日辛讜離泗州十四日至揚州乞兵糧若於時可
師在都梁則讜必不舍可師而詣揚潤也若讜出在可師敗後則令
狐絢方自救不暇何暇救泗州若可師敗在正月則新紀十二月
已除馬舉南面招討使要之必在辛讜適揚潤之後故置於此 龐

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

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絢畏其侵軼徒軼

遣使詣勛說諭說式許為奏請節鉞為于勛乃息兵

結

翻

蒞

翻

為

翻

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
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自壽州汴淮即入潁汴路賊既破戴可師乘勝

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復扶又翻下同勛

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

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諸道兵

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

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為兵又見兵已

及數萬人見賢遍翻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

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

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

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衄數所角翻

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面招討

使兗海號泰寧軍考異正文曰曹翔馬舉為徐州南北招討使注曰彭門紀亂作馬士舉今從新紀紀亂曰王晏權數為賊所攻難

不敗傷亦時退縮朝廷復除隴州牧曹翔領充海節度使充北面都
統招討等使又魏博元帥何公遣行軍薛尤將兵三萬人倚角破賊
曹翔軍於滕沛魏博軍於豐蕭其眾都六七萬人又言賊寇海州壽
州皆敗又言辛謙救泗州雖繫正月之下蓋追敘以前之事實錄二
月以馬舉為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初康承訓率諸將正月一
日進軍攻徐州不克賊圍壽州王晏權數為賊所攻退縮不敢出戰
乃以曹翔為兗海等州節度使充北面招討使魏博遣薛尤將兵三
千倚角討賊賊眾攻海州戍兵擊之大敗康承訓率眾屯於柳子之
西皆承此而誤也新紀翔舉除南北招討在十二月而無聞今因翔
與魏博同討徐州而見之置於歲末據考異及明年馬舉解泗州
圍事則通鑑正文曹翔為徐州北面招討使之下當有以
馬舉為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十四字傳寫逸之也

前天雄

節度使何全皞

按何全皞為魏博節度使魏博本號天雄軍未嘗徙他鎮疑史行前字或曰是時秦州號天雄

軍罷魏博軍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二千人討龐勛

日彭門考異

紀亂曰尤將三萬人并曹翔軍都六七萬人實錄魏博奏請出兵三
千人助討徐泗舊紀魏博何弘敬奏當道點檢兵馬一萬三千赴行

營姓名雖誤今取其人數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

四縣皆屬徐州滕春秋滕子之國隋置滕

縣宋白曰以縣西南四十里有滕城也豐漢古縣九域志滕在州北
一百九十五里沛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豐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蕭在

西五十里蕭縣亦以古蕭國為名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

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

屬之欲翻

徐兵分戍

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

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

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讖勛聞之會

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

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

三千之下當有人字將將並即亮翻譽音余

使為

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

新軍謂龐勛新附之軍

敬文引兵退走新

軍盡沒勛乃遣使給之曰

給徒亥翻

王弘立已克淮南留

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

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

之 丁卯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以保衡為起

居郎駙馬都尉

同昌隋郡名唐為豐州常芬縣

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

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

飾以雜寶并欄藥白槽匱亦以金銀為之編金縷以

為箕筐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稱尺證翻徐賊寇海

州徐賊者龐勳所遣兵也九域志徐州東至海州四百八十里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

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殊絕也斷橋柱而不使絕待賊過踐踏而自陷斷音短下鎖斷

斧斷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

發盡殪之殪壹計翻其攻壽州者復為南道軍所破斬獲

數千人南道軍淮浙之兵也復扶又翻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

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

憚其疆不敢進讜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

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

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

矢著舟板如急雨夾攻者兩岸賊兵也艘蘇遭翻著直略翻及鎖讜帥眾死戰

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帥讀曰率呼火故翻杜悛及

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

進惱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陳讀陣

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

自殺憚敵而不敢進故為之一前一却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

不多甚易與耳所以作眾氣而使進易以鼓翻帥眾揚旗鼓譟而前

帥讀率下同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端州

司馬楊收長流驩州尋賜死其僚屬黨友坐長流嶺

表者十餘人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

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壞音

怪已而收竟以賄敗 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

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陳讀陣十鎮之兵伏其驍勇

十鎮謂義成魏博鄆延義武鳳翔橫海秦寧宣武忠武天平也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渡渙水

宿州臨渙縣以臨渙水得名南北對境
圖渙水出亳州南流入淮正直五河口賊伏兵圍之赤心帥

五百騎奮柁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柁步瓜翻披普彼翻因合

擊敗之敗補邁翻承訓數與賊戰數所角翻賊軍屢敗王弘立自

矜淮口之捷謂破戴可師也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

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濉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

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

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蹂人九翻寨中諸

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濉水溺死者不可

勝紀勝音升自鹿塘至襄城此襄城非汝州之襄城蓋徐宿間別自有襄城也伏尸五

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

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復扶又翻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

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

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佶以弘立驕惰致敗欲斬

之周重為之說勛曰

為于偽翻下為敵同說式芮翻

弘立再勝未賞

再勝

謂取濠州破戴可師

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為敵報讎諸將咸懼

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數

勝

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

未以起居郎韋保衡為左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

徙郢王侃為威王

侃皇子也

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

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

謂渡

渙水也

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

風四面縱火賊奔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

自柳子至芳城

芳城新書作芳亭

死者相枕

枕職任翻

斬其將劉豐

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

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

將出戰

將即亮翻

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

資治通鑑二百五十一唐紀懿宗昭聖皇帝十六中華書局聚

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

兵四出決力死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

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帥所類翻今觀察使尚在

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為然夏四月壬辰勳殺彥曾

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温庭皓并

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

李湘手足斷丁管翻以示康承訓軍勳乃集眾揚言曰勳

始望國恩大言以播告曰揚言望國恩謂望旌節也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

已乖自此勳與諸君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

同心轉敗為功耳眾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

球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比毗必翻索山客翻敢匿一男子者

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更工衡翻幟昌志翻給以精

兵許佶等共推勳為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勳辭王爵

先是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

先

薦翻復扶又翻

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于

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

還至斗山

斗山在今盱眙縣亦曰陡山臨淮流斗山之東則古盱眙

賊將王弘芝帥眾

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

帥

曰率塞悉則翻

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義托過自卯戰及

未眾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

艦戶

旁出四

五尺為戰棚

棚蒲庚翻

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

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

揭其謁翻火牛縛草為之燕以燒敵今沿邊州郡防城庫積草謂之

火牛

戰艦既然

然謂火燃也

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考

異曰續寶運錄曰二月七日辛讜揀點驍勇領空船十二隻般糧二

十日却到楚州四月六日離楚八日至斗山下是日二更後入泗州

按正月二十七日讜迎米船九隻入泗州二月六日未應食盡復出

又二十日却到楚州不應住四十五日然後離彼又上有二月十日

授讜御史不應下云二月七日

日讜出般糧疑是三月字也

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

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

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

徐州 戊戌以前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絢為

太保分司 以絢在淮南喪師命馬舉代之 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

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為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

近其斬翻 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

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

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

敗引兵退保兗州 曹翔泰寧帥本治兗州故退保之 賊悉毀其城柵運

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為國賊云 馬

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

大譟聲聞數里 聞音問 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城西

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

立死吳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

月泗州自去年九月未受圍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龐勛留

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

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

日摧七萬之衆謂破魏博之兵也西軍震恐西軍謂康承訓之軍也時屯柳子其地在豐縣

西之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

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

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

攻柳子遲直利翻待也淮南敗卒在賊中者李湘袁公弁之兵也逃詣康

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

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

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比必利翻諸寨已敗

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

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

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藉慈夜翻 僵居良翻死者數萬

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襦汝朱翻 短衣也收散卒纔及三千人

歸彭城考異曰實錄勛敗於柳子在五月蓋約奏到書 之其他皆如此雖有月日不可用今從彭門紀亂使其

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第城驛在 宿州西勛初起下邳士

豪鄭鎰鎰音 逸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

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下邳縣屬徐州 九域志在州東

一百八 十里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帥讀 日率六月陝民

作亂逐觀察使崔蕘陝失冉翻 蕘如招翻以器韻自矜不親政

事民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

怒故逐之蕘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之溺奴弔翻 飲之於燬

翻坐貶昭州司馬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

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癸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

侍郎劉瞻同平章事

考異曰玉泉子聞見錄曰徐公商判

於羈旅以楊玄翼樞密權重可倚以圖事而密昭聞者謁焉瞻有儀表加之詞辯俊利元翼一見悅之每玄翼歸第瞻輒候之由是日加

親熟遂許以內廷之拜既有日矣瞻即復謁徐公曰相公過聽以某辱在門館幸遇相公登庸四海之人孰不受相公之惠某故相公從

事窮飢日加且環歲矣相公會不以下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請從此辭即下拜焉商初聞瞻言徒唯唯

而已迨聞別有計不覺愕然方欲遜謝瞻已疾趨出矣明日內榜子出以瞻為翰林學士舊瞻傳劉瑒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為翰林學士

按瞻素有清節必不至如玉泉子所云恐出於愛憎之說聞見錄又云玄翼為鳳翔監軍瞻即出為太原亞尹鄭從讜為節度使殊不禮

焉泊復入翰林而作相也常謂人曰吾在北門為鄭尚書冷將息不復病熱矣從讜南海之命瞻所致也按舊傳瞻自戶部侍郎承旨出

為太原尹河東節度使瞻為學士若非罪請恐不為少尹又舊紀咸通十二年十二月鄭從讜自宣武節度使為廣州在瞻驩州後故知

玉泉子所記皆虛今不取 瞻桂州人也 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

拔招義鍾離定遠

招義漢睢陵縣地宋置濟陰郡隋廢郡為化明縣武德七年改為招義鍾離漢古縣定遠

漢曲陽縣地梁改為定遠唐皆屬濠州九域志招義在州東一百二十四里定遠在州南八十里

劉行及設寨

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

挑徒了翻

賊見其衆少

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

焚其寨賊入固守舉斲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

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迴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

津以相應北津淮水之北岸也凡臨水濟渡之處謂之津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

獲數千平其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

千人戍魯橋滄州卒橫海之兵也九域志濟州任城縣有魯橋鎮卒擅還翔曰以龐

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

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

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

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復扶又翻秋七月康

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

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

山林帥讀日率賊抄掠者過之抄楚交翻輒為所殺而五八村尤

甚有陳全裕者爲之帥帥所類翻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

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千里環音宦賊莫敢近

近其斬翻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斬縣

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斬漢古縣唐屬宿州九域志在州南三十

六里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

曹翔政莫極翻直自彭城還玫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

邠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

裕朱玫皆不克而還還從宣翻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

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爲但

禱神飯僧而已懣莫困翻心煩也飯扶晚翻初龐勛怒梁丕專殺

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治直之翻以

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

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重直龍翻環音宦康承訓圍之張實夜

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國兵謂西官軍也

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毫之郊彼必解

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蹙

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攻擊豐破之乘勝攻徐

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

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

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外寨宿州城外之寨羅城宿州羅城也官

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八月康承訓攻柳子寨垂克而賊將

王弘立救至王師大敗承訓退保宋州龐勛乘勝自帥徐州勁卒併攻泗州留其都將許佶守徐州詔馬舉援泗州按弘立拔柳子為承

訓所敗兼於時弘立已死於泗州勛亦未嘗親攻泗州舊紀實錄誤也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

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嘗憂

憤心嘗當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

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眾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

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為應
使衆心無疑木行色青木主生使立青旌以示不殺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

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立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

於亭西立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

射寨中呼火故翻僕射謂承訓也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

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立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

定戊午開門出降立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

承訓慰勞勞力到翻下賞勞同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遺

立稔復進言復扶又翻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

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趨七喻翻下同賊黨不疑可盡擒

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

勞而遣之立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

晨立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

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

收其兵復得萬人

復扶又翻

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

嬰城拒守辛酉立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

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

賊城守

偽為于偽翻

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

守城者稍稍弃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

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

帥讀曰率

日昃賊

黨自北門出立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

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

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

承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

騎為前鋒

考異曰彭門紀亂云沙陀都頭朱邪赤衷按獻祖紀年錄當作赤心紀亂誤也

勛襲宋州

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

處昌呂翻

賊知有備捨

去度汴南掠亳州九域志宋州南至亳州一百二十里沙陀追及之勛引

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

蕪蕪秦漢古縣宋置譙郡齊為北譙郡時為縣屬宿州九域志在州南三十六里將濟水李袞發橋

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縣西官軍大集縱擊

殺賊近萬人近其蕪翻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

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初龐勛之求節也必希歲內得之於是

閩里小兒競歌之曰得節不得節不過十一月即龐勛九年十月十七日作亂十年九月十九日就戮通其閩月計之正一歲而滅按六

日承訓知勛掠亳宋即追之至蕪縣得之恐未至十九日疑是九日也新紀九月癸酉龐勛伏誅用彭門紀亂也賊宿遷

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宿遷晉宿預縣也唐避代宗諱改曰宿遷屬徐州在下邳東南一百

里宋威亦取蕭縣吳迥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

張玄稔為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

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塹重圍

以守之重直龍翻辛丑夜吳迥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

殆盡迴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

事以杜慆為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

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度使會昌中已置大同軍團練使於雲州尋為防禦今陞

為節召見留為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其後李國昌父

子卒以雲州起兵蓋尋遣之還鎮也薛史曰赤心賜姓名系鄭王房見賢遍翻賞賚甚厚以辛讜為

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

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賜和州刺

史崔雍自盡以其開門延賊也考異曰舊紀八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侔等訟雍罪其月賜自盡實錄訟在八月賜自

盡在十月今從之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上荒宴不

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遺唯季翻左右用事

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肅宗至德元載分鄱陽秋浦置至德縣屬饒州言請

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前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

吏上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初南詔遣

使者楊會慶來謝釋董成之囚釋董成見上卷七年定邊節度使

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會慶西川大將恨

師望分裂巡屬謂分西川巡屬如舊等州別立定邊軍也事見上十九年六月陰遣人致意

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

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

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

困矣是月南詔驃信會龍傾國入寇引數萬眾擊董

春烏部破之董春烏部西川附塞蠻也十一月蠻進寇舊州定邊都

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

之隔水相射射而亦翻九日八夜蠻密分軍開道逾雪坡

奄至沐源川雪坡雪嶺之坡也沐源川在嘉州羅目縣界麟德二

州宋朝又廢羅目為鎮屬峨眉滂遣克海將黃卓帥五百人

拒之舉軍覆沒師讀日率十二月丁酉蠻衣克海之衣詐

為敗卒至江岸呼船

蠻衣於既翻此江青衣江也

已濟衆乃覺之遂

陷犍為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

犍為漢郡名後周置武陽縣隋開皇初改名犍

為因山為名也唐屬嘉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犍居言翻

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

寺與嘉州對岸

嘉州漢犍為郡南安縣地梁武帝開通外徽立青州取青衣以為名西魏改青州為眉州取岷

眉山以為名後周復曰青州又改曰嘉州取漢嘉郡以為名隋又改曰眉州唐復曰嘉州別置眉州於漢武陽縣地陵雲寺在嘉州南山

開元中僧海通於瀆江沫水濛水三江之會悍流怒浪之濱鑿山為彌勒大像高踰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以覆之

刺史楊

忒

忒莫中翻

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

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

忒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

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

結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棧爭渡忠武徐宿兩軍結

陳抗之

徐宿舊武寧軍以其軍數亂逆罷節鎮陳讀曰陣

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

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

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衆寡

不敵明日復戰吾屬盡矣復扶又翻不若乘夜攻之使之

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

將乃全軍引去蠻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

焚掠滂奔導江導江本劉蜀所置都安縣後周改為汶山唐改曰導江屬彭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叩

州軍資儲待皆散於亂兵之手侍丈里翻蠻至城已空通

行無礙矣考異曰張雲咸通解圍錄曰十年十月南蠻衆擊董春烏部落傾其巢窟春烏以其衆保北柵俄而蠻掩至

沐源川遂逼嘉州南自清溪關寇黎雅張彭錦里者舊傳曰十一年

庚寅節度使盧僕射耽冬雲南蠻數萬寇邊突破清溪關犯大渡河

遂進陷沈黎突叩岷直雅叩按解圍錄新舊紀皆在十年冬而彭獨

以為十一年冬誤也新傳曰十年乃入寇以兵綴清溪關密引衆伐

木開道徑雪坡盛夏卒凍死者二千入出沐源關嘉州按蠻以十一

月至沐源川非盛夏新傳誤也實錄又曰驃信以十月三日離善闡

每人止將米炒一斗隨身乃詔高駢乘其國內無兵備進攻善闡

闡以解衝突按駢時為鄆州節度使不在安南恐實錄誤也 詔左

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八

起上章攝提格盡
柔兆涸灘凡七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

咸通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英

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西川之民聞

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

所占地占之
贍翻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以自庇又

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成都記摩訶池在張儀子
城內隋蜀王秀取土築廣

子城因為池有胡僧見之曰摩訶宮毗羅蓋胡僧謂摩訶為大宮毗羅為龍謂此池廣大有龍耳因名摩訶池或曰蕭摩訶所開非也池

今在成都縣東南十二里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

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考異曰新傳云瀘州刺

史楊慶錦里耆舊傳云嘉州誤也今從解圍錄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將即亮翻下同校戶

教翻立戰棚具礮檣棚蒲庚翻礮普教翻檣盧對翻檣木也自城上下之以壓敵造器備嚴

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先悉薦翻至是

揭榜募驍勇之士羅郎佐翻揭上傑翻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

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

少詩照翻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

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踊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

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

千人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

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

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 路巖韋保衡

上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逗撓不進上時掌翻逗音 又不

能盡其餘黨又貪虜獲不時上功上時掌翻 辛酉貶蜀王

傅分司蜀王佶皇子也 考異曰新傳曰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

時保衡未為相蓋以尚主之 尋再貶恩州司馬 南詔進

軍新津新津漢武陽縣後周改為新津唐屬蜀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七十里 定邊之北境也盧

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

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遣使告急于朝朝直遙翻 且請遣

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

支詳為宣諭通和使晏公類要曰舊儀於通事舍人中以宿長

章表皆受而進之唐自中世以後始以他官判四方館事 蠻以耽待之恭亦為之盤桓為

偽 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粗坐五翻 甲子蠻長驅而北陷

雙流雙流漢廣都縣地隋置雙流縣唐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南四十里 庚午耽遣節度副使

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

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以王者自處處昌呂翻語極

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

驃信隋蜀王秀鎮蜀起聽事極為宏壯廳他經翻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

西川七州均眉蜀雅嘉黎嵩也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

遣先鋒遊弈使王晝至漢州調援軍且趣之詞對正翻又火迴翻

趣讀曰促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

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

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

毗橋在漢州南界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

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謂失定邊軍也欲西川相繼陷

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眾多於官

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遽前說式茂翻易以歧翻諸將信

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

東倉為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

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

城上以鉤縲挽之使近梯雲梯衝衝車也縲于善翻投火

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

驤各帥突將出戰帥讀曰率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

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

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

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為蓬重直龍翻蓬當作篷

編竹以覆舟曰篷言濕籬而屈之狀如舟之眠篷也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斫之斫步

斫也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然與燃同燒也慶復鎔鐵汁以灌

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

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

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曷

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

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平蠻見和使不至使並疏庚

寅復進攻城復扶又翻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臯

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臯使匠教之

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

部助臯破吐蕃有功事見二百三十三卷德宗興元五年其後邊吏遇之

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為之

盡力為干偽翻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為康州司

戶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

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九域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四十五里蠻分兵往拒

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

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楛以助官軍操十刀翻芟刀農家所以芟草楛蒲項翻呼

聲震野

呼火故翻

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

復扶又翻

會右武衛上

將軍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

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

宿音秀

威進軍沱江驛

沱江驛在成都府新繁縣禹貢岷山導江別為沱沱徒河翻

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

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

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

數所角翻

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

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

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

升遷橋即

升僊橋秦時李冰所起舊名七星橋

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

覺之

比必利翻及也

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

漢為後繼

綿漢二州名

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

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

飯扶晚翻

城中戰士亦欲與

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

流阻新穿水九域志蜀州新津縣有新穿鎮造橋未成狼狽失度失度者失其常

度也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斷丁管翻甲兵服物遺弃

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

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

壅門城城門之外別築垣牆以遮城門謂之壅門今人謂之八卦牆者是也穿塹引水滿之植

鹿角分營鋪斬木為鹿角植之城外以限衝突今人謂之排柵者是分立寨屋謂之營以居士卒城上分立小屋使守

卒居之以候望謂之鋪鋪普故翻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復扶又翻先

是西川牙將有職無官先悉薦翻及拒却南詔四人以功

授監察御史此所謂官也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

苦之有功授官而徵其輸錢史言唐之紀綱大壞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曹

確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夏四月丙午以翰林

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保衡同平章事徐賊餘黨

猶相聚閭里為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
察使夏侯瞳招諭之瞳徒紅翻五月丁丑以邛州刺史

吳行魯為西川留後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

奔新息新息漢古縣唐屬蔡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五十五里去光州九十里左補闕楊堪等

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實諸典刑豈

得羣黨相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

分扶問翻長知兩翻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上令百官議處置徐

州之宜處昌呂翻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為徐

州雖屢構禍亂謂銀刀及桂州戍卒也未必比屋頑凶必翻蓋由

統御失人是致茲回乘釁今使名雖降謂降節度為觀察使疏吏翻

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

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向因攻守結釁

已深事見上卷九年十年宜有更張庶為兩便更工衡翻詔從之徐州

依舊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為團練使割隸

淮南加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兼侍中秋八月乙

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翰林醫官韓宗劭等

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北獄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諫官莫敢言者

乃自上言上時掌翻以為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

疾深軫聖慈宗劭等診療之時診止忍翻候脈也療力照翻治疾也惟求

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徒跌

結翻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繫老幼三百餘人物議

沸騰道路嗟歎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

之謗蓋由安不慮危忿不思難之故也伏願少回聖

慮寬釋繫者上覽疏不悅瞻又與京北尹温璋力諫

於上前上大怒叱出之魏博節度使何全皞年少

驕暴好殺少詩照翻又滅將士衣糧將士作亂全隳單

騎走追殺之何進滔得魏博傳三推大將韓君雄為留後

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為之請旌節偽翻九月庚戌

以君雄為魏博留後 丙辰以劉瞻同平章事充荆

南節度使貶温璋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

足惜是夕仰藥卒仰牛敕曰苟無蠹害何至於斯惡

實貫盈死有餘責宜令三日內且於城外權瘞瘞於

俟經恩宥方許歸葬使中外快心姦邪知懼己已貶

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

中魏管等於嶺南比音毗管皆坐與劉瞻親善為韋保

衡所逐也知至汝士之子汝士虞卿從兄也見二百管扶

之子也魏扶見二百四十八保衡又與路巖共奏劉瞻云

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譏言誤投毒藥以致同昌公主於死

資治通鑑 二百五十二 唐紀 懿宗昭聖皇帝 六 中華書局聚

丙子貶瞻康州刺史

康州去京師五千里七百五十里

翰林學士承旨鄭

畋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畋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

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

梧州刺史

梧州漢蒼梧郡所治廣信縣地唐置梧州去京師五千五百里

御史中丞孫瑄坐

為瞻所引用亦貶汀州刺史

瑄戶音翻又音皇

路巖素與劉瞻

論議多不叶瞻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

州去長安萬里再貶驩州司戶

驩州陸路至長安一萬二千里四百五十二里水路一

萬七千里

考異曰實錄新傳皆云巖志欲殺之賴幽州節度使張公素表論瞻寃乃止按是時張允鎮幽州云公素恐誤也

冬十月癸卯以西川留後吳行魯為節度使 十一

月辛亥以兵部尚書鹽鐵轉運使王鐸為禮部尚書

同平章事鐸起之兄子也

王起見二百四十一卷長慶元年鐸起兄炎之子

丁

卯復以徐州為感化軍節度

徐州本武寧軍中有銀刀之亂罷節鎮為觀察今復為感化軍

十二月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以左金

吾上將軍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

同昌公主謚文懿

韋氏之人

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

勅祭之於韋氏之庭故曰庭祭汰淘也

凡服玩每

物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為儀衛明器輝煥三十

餘里

記檀弓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何取於輝煥乎

賜酒百斛

餅餠四十橐駝以飼体夫

餠于廉翻又徒甘翻飼祥吏翻体蒲本翻体夫輦柩之夫也

上

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數百年曲其

聲悽惋

數百年曲歷敘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少時媚好壯時追歡極樂老時衰颯之狀其聲悽切感動人心惋烏貫翻

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為其首飾以純八百匹為

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純式支翻覆敷救翻

以魏博留後韓君雄

為節度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與韋保衡素

相表裏勢傾天下既而爭權浸有隙保衡遂短巖於

上夏四月癸卯以巖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巖出

城路人以瓦礫擲之礫即狄翻權京兆尹薛能巖所擢也

巖謂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對曰鄉來

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府司謂京兆府所司巖甚慙能汾州

人也能音裳來切五月上幸安國寺賜僧重謙僧澈沈

檀講座二各高二丈以沈香檀香為講座也沈持林翻高古號翻設萬人齋

秋七月以兵部尚書盧耽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

度使冬十月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劉鄴為禮

部尚書同平章事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得風疾請委軍

政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知留後疾甚遣使上表納

旌節丙申薨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宣宗大中四年張允伸代周緒鎮幽州

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二月丁巳以兵部

侍郎同平章事于琮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刑部侍

郎判戶部奉天趙隱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平州

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為幽人所服張允伸薨公素

帥州兵來奔喪帥讀曰率張簡會懼三月奔京師以為諸

衛將軍汎言諸衛將軍不言何衛史略之也夏四月立皇子保為吉王

傑為壽王倚為睦王 以張公素為平盧留後平盧當作

龍 五月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閣門告郭淑妃弟內

作坊使敬述陰事內作坊使內諸司使之上大怒杖殺殷裕

籍沒其家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內作使郭敬述與宰臣韋保衡張能順頻於內宅飲酒潛通郭妃荒穢頗甚每封進文

書於金合內許稱果子內連郭妃郭敬述外結張能順國子司業韋殷裕擬傾皇祚別立太子事泄遽加貶降五月十四日內勝子貶工

部尚書嚴祈擢州刺史給事中李貺勤州刺史給事中張鐸滕州刺史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詹州司戶國子司業韋殷裕敕京北府決

痛杖一頓處死家資妻女沒官又貶敘州刺史韋君愛州崇平縣尉右僕射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康州司馬續又貶駙馬于琮並扶會

與韋保衡同謀不軌事其月十七日又貶尚書左丞李當道州刺史吏部侍郎王諷建州刺史左常侍李都賀州刺史翰林承旨張昺封

州司馬中書舍人封彦卿潮州司戶諫議大夫楊塾新州司戶駙馬韋保衡雷州刺史又貶詹州澄邁縣尉又貶驩州長流百姓又賜自

盡家貲沒官仍三族不許朝廷錄用其語雜亂無稽今從實錄

乙亥閣門使田獻鈺奪紫改

橋陵使

銛思廉翻

以其受殷裕狀故也殷裕妻父太府少

卿崔元應妻從兄中書舍人崔沆

從才用翻沆下黨翻

季父君卿

皆貶嶺南官給事中杜裔休坐與殷裕善亦貶端州

司戶沆鉉之子也

崔鉉見二百四十七卷武宗會昌二年

裔休悰之子也

丙子貶山南東道節度使于琮為普王傅分司

普王儼皇

子也後踐阼是為僖宗

韋保衡譖之也辛巳貶尚書左丞李當吏

部侍郎王渢

渢房戎翻

左散騎常侍李都翰林學士承旨

兵部侍郎張昺

昺他計翻又先擊翻

前中書舍人封彥卿左諫議

大夫楊塾癸未貶工部尚書嚴祁給事中李貺給事

中張鐸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起居舍人蕭邁李瀆

鄭彥特李藻皆處之湖嶺之南

處昌呂翻不詳言各人所貶之地以其無罪故略之

也坐與琮厚善故也貺漢之子邁寘之子也

李漢見二百四十五

卷文宗大和九年蕭寘
見二百五十五年

甲申貶前平盧節度使于瑁為涼

王府長史分司

瑁胡大翻涼王僖皇子也

前湖南觀察使于瓌為袁

州刺史瓌瑁皆琮之兄也尋再貶琮韶州刺史

隋於曲江

縣置韶州以縣北八十里韶石為名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二里

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

廣德縣屬宣州

與琮偕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

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

度事于氏宗親尊卑無不如禮內外稱之六月以

盧龍留後張公素為節度使韋保衡欲以其黨裴

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

尚書左右丞分總六曹二

十四司郎官凡除授非其人左右丞得以糾劾之不令赴省供職上時掌翻

先遣人達意璋曰朝

廷遷除不應見問

秋七月乙未以璋為宣歙觀察

使

歙書涉翻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薨沙州長史曹

義金代領軍府制以義金為歸義節度使是後中原

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自餘諸州隸歸義者多

為羌胡所據自唐末迄于宋朝河湟之地遂悉為戎中國不能復取朝直遙翻冬十二月

追上宣宗諡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

懿道大孝皇帝上時掌翻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

橫橫尸孟翻專殺長吏長知丈翻朝廷不能平徙國昌為大同軍

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史言沙陀跋扈不待殺段文楚而後動於惡

十四年春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

臣諫者甚眾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事見憲宗紀元和十

四年死者人所甚諱也況言之於人主之前乎言之至此人所難也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

恨廣造浮圖寶帳香輦幡花幢蓋以迎之幡字袁翻幢傳江翻史炤

曰幢童也其狀童童然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

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師

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儀

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為

綵樓及無遮會競為侈靡上御安福門降樓膜拜膜胡禮拜也

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膜莫乎翻

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已

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施式政翻 勝音升因下德音降中外繫

囚 五月丁亥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中書令異曰考

錦里耆舊傳十二年八月路公用邊威郭籌策奏於邛州置定邊軍節度使復制扼大渡河脩邛岷關南路米點檀丁子弟教之研刺刀

補義軍將主管教練兵士新傳巖至西川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渡治故關取檀丁子弟教擊刺補屯籍由是西

山入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今按置定邊軍乃李師望耆舊傳新傳皆誤也南詔寇西川又寇

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敵弃城奔荆南黔渠

今翻少荆南節度使杜悰因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斬詩沼翻

匡謀籍沒其家貲親族應緣坐者令有司搜捕以聞

匡謀鳳翔人也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鐸同平

章事充宣武節度使時韋保衡挾恩弄權以劉瞻于

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王鐸保衡及第時

主文也唐禮部校文主蕭遘同年進士也二人素薄保

衡之為人保衡皆擯斥之嚴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孽逐之按

收獲罪時保衡未為相蓋保衡雖為學士懿宗寵任之故能譖收也

又曰公主薨自後恩禮漸薄按路巖于琮王鐸蕭遘被擯皆在公主

從實錄後今秋七月戊寅上疾大漸左軍中尉劉行深

右軍中尉韓文約立少子普王儼考異曰范質五代通

韓彝範曰懿皇初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少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

軍復欲爾邪彝範即文約孫也按懿宗八子僖宗第五餘子新舊書

不載長幼又不言所終續寶運錄庚辰制立儼為皇太子考異曰

不言所殺者果何王也曰其日宰臣蕭鄴等直至寢幄問疾上微道朕三字而止羣臣不覺

號哭失聲中外悉皆垂泣按是時宰相韋保衡最在上蕭鄴不為相

取今不權句當軍國政事句古候翻辛巳上崩于咸寧殿

年四遺詔以韋保衡攝冢宰僖宗即位八月丁未追

尊母王貴妃為皇太后劉行深韓文約皆封國公

關東河南大水 九月有司上先太后謚曰惠安

先太

后謂上母王貴妃也上時掌翻

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韋保衡怨

家告其陰事貶保衡賀州刺史樂工李可及流嶺南

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為子娶婦為于偽翻懿宗賜之酒二

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為

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

汝宅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

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季玄言史言小人寵過而禍及

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侍中加成德節度使王景

崇中書令魏博節度使韓君雄盧龍節度使張公素

天平節度使高駢並同平章事君雄仍賜名允中考

異曰舊傳作允忠實錄新傳皆作允中今從之冬十月乙未以左僕射蕭倣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韋保衡再貶崖州澄邁令澄邁

隋縣唐屬瓊州九域志在州西五十五里尋賜自盡又貶其弟翰林學士兵部

侍郎保乂為賓州司戶所親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劉

承雍為涪州司馬涪音浮承雍禹錫之子也劉禹錫見二百三十六卷

順宗永貞元年癸卯赦天下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

遊宴喜許記翻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籌皆先行後

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

軍中以為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

徙巖荆南節度使咸籌潛知其故遂亡命以右僕

射蕭鄴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十二月己亥詔

送佛骨還法門寺再貶路巖為新州刺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上初名儼改名儼懿宗第五子

乾符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

上時掌翻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

姓如草木之有根柢柢與禮翻又丁計翻若秋冬培漑則春夏滋

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號至海自號州東至于海也麥纔半

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磴蓬實為麵蓄槐葉為

壘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幾居依翻少詩沼翻磴五對翻斲也麵眠見翻壘牋面翻羸倫為翻常

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之往也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

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

有上供及三司錢戶部轉運鹽鐵為三司督趣甚急趣讀曰促動加捶

撻雖撤屋伐木屋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由所

謂催督租稅之吏卒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

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

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宗太

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安史之亂復廢至文宗大和九年以天下

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以備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牙繼以桑

堪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為窘急行之不可稽
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路

巖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儋都甘翻巖美姿儀囚

於江陵獄再宿須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巖之

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別取結喉三

寸以進結喉喉龍上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

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史言天之報應不爽楊收賜死見上卷咸通十年邊咸郭

籌捕得皆伏誅初巖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唐制節度使幕屬有

掌書記觀察有支使以掌表牋書翰亦書記之任也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

一官巖第十作彼一官謂作相也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

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

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鉉言 以太子

少傅于琮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二月甲

午葬昭聖恭惠孝皇帝于簡陵簡陵在京北富平縣西北四十五里廟號懿

宗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隱同平章事充鎮海

節度使以華州刺史裴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華

化以虢州刺史劉瞻為刑部尚書瞻之貶也懿宗咸

年瞻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

錢雇百戲迎之長安城中分東西兩市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

考異曰玉泉子見聞錄曰初瞻南遷無問賢不肖一口皆為之痛

惜殆將至京東西市豪俠共率泉帛募集百戲將逆於城外瞻知之

差期而易路焉瞻為相亦無它才能徒以路巖遭時嫉怒瞻為所排

而人心歸向耳其實未足譚也按瞻以清慎著聞及懿宗暴怒瞻獨

能不顧其身救數百人之死而夏五月乙未裴坦薨以劉

瞻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

共短之韋路謂韋保衡路巖及瞻還為相鄴內懼秋八月丁巳朔

鄴延瞻置酒於鹽鐵院劉鄴以鹽鐵轉運使為相故延劉瞻宴於鹽鐵院瞻歸而

遇疾辛未薨時人皆以為鄴鳩之也 以兵部侍郎

判度支崔彥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彥昭羣之從

子也崔羣相憲穆從才用翻兵部侍郎王凝正雅之從孫也王正雅見二百

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其母彥昭之從母母之姊妹謂之從母凝彥昭同舉進

士凝先及第嘗袂衣見彥昭便服不具禮也且戲之曰

君不若舉明經彥昭怒遂為深仇唐世重進士而輕明經故當時有焚香禮進士

設幕試明經之語崔彥昭之仇怒王凝蓋以此也及彥昭為相其母謂侍婢曰為

我多作鞮履為我于偽翻王侍郎母子必將竄逐吾當與

妹偕行彥昭拜且泣謝曰必不敢凝由是獲免異曰考

此出中朝故事曰彥昭代疑判鹽鐵半載而入相按實錄彥昭不代疑為鹽鐵其餘則取之冬十月以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劉鄴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以吏

部侍郎鄭畋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

盧攜守本官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畋傳曰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尋降制可本官同平章

事今從實錄十一月庚寅日南至冬至日南至夏至日北至羣臣上

尊號曰聖神聰睿仁哲孝皇帝改元改元乾符上時掌翻魏博

節度使韓允中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簡為留後

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度河防河都知兵馬使

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

斷丁管翻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

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詰其吉翻朝陟遙翻日也襲破諸

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

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

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度河南而還還從宜翻又如字復

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

新舊相合新者繼至之兵舊者敗歸之兵鉦鼓聲聞數十里聞音問復寇大

度河復扶又翻與唐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

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軍不至而蠻眾日益景復

不能支軍遂潰 十二月党項回鶻寇天德軍 感

化軍奏羣盜寇掠 感化軍治徐州羣盜龐勛餘黨也 州縣不能禁敕充

鄆等道出兵討之 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崃關攻

雅州大度河潰兵奔入邛州 九域志雅州東北至邛州一百六十里大度河潰兵黃景復之

也 軍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大為守備

而塹壘比邈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

書云 坦綽南詔清平官之首也遺唯季翻 非敢為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

數十年為讒人離間冤抑之事 見賢遍翻間古覓翻 儻蒙聖恩矜

恤當還與尚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

留止數日即東上 好呼到翻上時掌翻詐言將自成都而東上長安 叢素懦怯欲

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

還書辭極數其罪詈辱之 數所翻 蠻兵及新津而還 宋白曰新

津縣本漢犍為郡武陽縣地李膺益州記云皂里江津之所曰新津市周北圖記云閔帝元年於此立新津縣九域志縣在蜀州東南七

十里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

考異曰錦里者舊傳咸通十四年十一月五日

日雲南蠻寇再犯大渡河黃景復擊敗之十二月二十五日復攻大渡河三十日蠻乘勝進攻黎州十二月二十八日蠻來只到新津前

後蜀州界左右便退竟不到城下按咸通十四年南詔寇西川事舊紀南詔傳唐年補錄唐錄備關續寶運錄皆無之獨者舊傳載之甚

詳新書取之作南詔傳而實錄但云十二月西川奏南蠻入寇黎州刺史黃景復擊退之新紀但云十二月雲南蠻寇黎州蓋亦出於者

舊傳耳舊紀乾符元年冬南詔蠻寇西蜀詔河西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徵兵赴援實錄乾符元年十月西川奏雲南蠻入寇十二月雲南

蠻寇西川垣綽致書於牛叢欲求入觀河東山南西道及東川兵援之月未又雲南蠻侵犯黎州而成都守禦無備殊不拒敵踰河越嶺

洞無籬障賴積雪丈餘遂阻隔奔衝之勢又邛雅二州刺史望風奔遁蠻燒劫一空牛叢不曉兵失於探候而奏報差戾詔切責之蠻劫

略黎雅間破黎州入邛峽關成都閉三日蠻乃去新紀乾符元年十二月雲南蠻寇黎雅二州河西河東山南東道東川兵伐雲南按實

錄咸通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路巖始移荆南八日牛叢始除西川而者舊傳蠻入寇皆叢任內事恐誤先一年也實錄新紀因此於十四

年十一月添雲南寇黎州事實皆在乾符元年冬也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

東川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

事以韓簡為魏博留後商州刺史王樞以軍州

空窘減折糴錢窘巨隕翻德宗時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

折納其後又以稅物折錢使輸米粟謂之折糴折音之舌翻民相帥以白梃毆之帥讀曰率梃徒鼎翻

白梃也毆鳥口翻又毆殺官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李誥到官

收捕民李叔汶等三十餘人斬之汶音問初回鶻屢

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郝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

渾噠末所破噠末者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田牧及論恐熱亂無所歸共相嘯合數千

人以噠末自號居甘肅河沙瓜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噠烏沒翻逃遁不知所之詔

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

師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少詩沼翻

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斂九關東贍翻

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流散也殍

餓殍殍音被表翻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

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後王仙芝黃巢遂

為大盜史先言唐末所以致盜之由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

於長垣

滑州匡城縣本後齊之長垣縣開皇十六年改曰長城是年又分章城縣置長垣縣新志匡城有長垣縣宋朝以長

垣縣屬開封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一百五里 考異曰寶錄二年五月仙芝反於長垣按續寶運錄濮州賊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傳檄諸道檄末稱乾符一年正月三日則仙芝起必在一年前今置於歲末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辛巳上

祀圓丘赦天下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

門 開成都城諸門也 考異曰錦里耆舊傳郫州節度使高相公駢乘急詔除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乾符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行李

到劍州先遣使走馬開城門並令放出百姓二月十六日至府豁開城門並放入出今從實錄置今年又劍州至成都上十二程駢正月

二十一日自劍州遣使走馬開城門二月十六日始至府下又云駢三十日到上按長曆二月小無三十日蓋二十六日誤為二月十六

也 或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豨突奈何 近

日 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眾 事

斬翻豨香衣翻又許豈 翻豨豕也豕健於突 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眾 見

二百五十卷 宗咸通七年 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

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

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城縱民出各復

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

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易以歧翻

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

費並乞勒還敕止河東兵而已考異曰舊紀此奏在元年十二月今因駢開成都

門言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小馬坊使

亦內諸司使之一後梁改為天驥使後唐復舊長興元年改飛龍院為左飛龍院小馬坊為右飛龍院宋太平興國二年改左右天廡坊

至雍熙二年又改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考異曰舊本

紀此年正月令孜為右軍中尉新傳云帝即位擢為左神策中尉舊傳但云神策中尉今從之上時年十四專

事遊戲考異曰續寶運錄曰上是年十五歲中朝故事曰僖宗皇帝以咸通二年降誕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

按舊紀亦云咸通二年五月八日生於東內政事一委令孜呼

為阿父阿烏葛翻一讀如字阿保也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

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

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見賢漏翻從千容翻上與內園

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

昵尼質翻伎渠綺翻藏徂浪翻

令致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

說式芮翻

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

言

鉗其廉翻

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

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

酋慈

由翻長知丈翻

修復邛崃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

馬湖鎮號平夷軍

馬湖鎮當馬湖江之要

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

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

復扶又翻

駢召黃景復責以大渡河失守腰斬之

考異曰者舊傳曰

乾符元年三月十五日處置前黎州刺史充大渡河把截制置土軍都知兵馬使黃景復實錄乾符二年三月駢奏斬景復今事從者舊

傳年從實錄

駢又奏請自將本管

本管謂西川兵

及天平昭義義成

等軍共六萬人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

中書

南詔清平官坦緙希變久贊之下有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入厥爽主工作萬爽主財用引爽

主客禾爽主商賈亦皆清平官爽猶
言省也督爽摠三省也先悉薦翻
辭語怨望中書不荅盧

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荅宜數其十代受

恩以責之南詔之先曰細奴羅高宗朝遣使入朝生羅盛炎羅盛

賜名歸義於開元間合六詔為一而國始強歸義子曰閣羅鳳閣羅

鳳子曰鳳迦異鳳迦異子曰異牟尋異牟尋子曰尋閣勸尋閣勸子

曰勸龍晟勸龍晟弟曰勸利勸利弟曰豐祐豐祐死而曾龍立自細

奴邏至曾龍十三代中間鳳迦異未立而死而豐祐曾龍與唐為敵

是受恩十代也數所具翻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

嶺南節度使辛讜詔使錄詔白牒與之錄詔白今謂之錄白是也從

之 三月以魏博留後韓簡為節度使 去歲感化

軍發兵詣靈武防秋會南詔寇西川敕往救援蠻退

遣還至鳳翔不肯詣靈武欲擅歸徐州內養王裕本

都將劉逢搜擒唱帥者胡雄等八人斬之內養亦宦者也帥讀曰率

吓衆然後定 初南詔圍成都楊慶復以右職優給
募突將以禦之事見上懿宗咸通十一年將帥亮翻下同成都由是獲全及高

駢至悉令納牒牒職牒也又託以蜀中屢遭蠻寇人未復

業停其稟給既奪其職牒又停其優給突將皆忿怨駢好妖術每發

兵追蠻皆夜張旗立隊對將士焚紙畫人馬好呼到翻妖於遙翻

畫讀散小豆曰蜀兵懦怯今遣立女神兵前行軍中

壯士皆恥之高駢之好妖術終以此敗又索闔境官有出於胥吏者

皆停之索山客翻下索之同令民間皆用足陌錢陌不足者皆執

之劾以行賂取與皆死劾舊音戶槩翻今紇得翻刑罰嚴酷由是蜀

人皆不悅夏四月突將作亂大譟突入府廷駢走匿

於廁間廁初利翻圍也溷也突將索之不獲索山客翻天平都將張傑

帥所部數百人被甲入府擊突將高駢自天平徙西川張傑蓋元從部曲將被皮

義翻突將撤牙前儀注兵仗節度使牙前列兵仗以壯威容無者奮挺揮

拳乘怒氣力鬪天平軍不能敵走歸營突將追之營

門閉不得入監軍使人招諭許以復職名稟給久之

乃肯還營天平軍復開門出為追逐之勢至城北時

方脩球場役者數百人天平軍悉取其首還詣府云

已誅亂者駢出見之厚以金帛賞之明日榜謝突將

悉還其職名衣糧自是日令諸道將士從己來者更

直府中嚴兵自衛備突將復為亂也更工衡翻加成德節度使王

景崇兼侍中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

有戰功今通州靜海縣南有狼山五山相連上接大江下達巨海絕江南渡抵蘇州常熟縣福山鎮順江東至崇明沙揚帆

乘順南抵明州定海縣陶隱居所謂狼五山對句章岸者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

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論盧昆翻遂劫庫兵作亂行收黨

眾近萬人攻陷蘇常蘇常二州名相去一百八十里乘舟往來泛江入

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考異曰新紀浙西突陳將王郢反五月遣右

龍武大將軍宋皓討之按四年郢執魯寔始命皓討之置此誤也程匡柔唐補記曰浙西突將王郢反聚黨萬眾燒劫蘇常三年正月貶

蘇州刺史李繪以郢亂弃城故也舊紀二年海賊王郢攻剽浙西郡邑實錄乾符三年二月浙西奏突陳將王郢等六十九人劫庫兵為

亂三月浙西秦王郢聚眾萬人攻陷州縣續寶運錄元年王郢於兩浙叛敕差山北兵士討之不逾月而剋乃組頸于闕下今從舊紀

五月以太傅分司令狐綯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

使司空同平章事蕭做薨考異曰舊傳曰俄而盜起河

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遇亂不至京師而卒舊紀三年春正月己卯朔做以病免罷為太子太傅新紀此

月蕭做薨新傳亦云卒于位為嶺南節度在前舊紀傳皆誤今從實錄六月以御史大夫李

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蔚紆辛未高駢陰籍突

將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圍其家挑牆壞戶而入挑它

蜀本作排讀如字壞音怪老幼孕病悉驅去殺之嬰兒或撲於階撲

角或擊於柱流血成渠號哭震天號戶死者數千人

夜以車載尸投之於江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

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名衣糧激成眾怒幸而

得免不省己自咎省悉乃更以詐殺無辜近萬人近其

天地鬼神豈容汝如此我必訴汝於上帝使汝它日

舉家屠滅如我今日冤抑汗辱如我今日驚憂惴恐

如我今日言畢拜天佛然就戮惴之睡翻佛扶弗翻觀異日高駢之禍則信如婦人

之言矣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豈可多殺無辜以逞私忿久之突將有自戍役歸者

駢復欲盡族之復扶又有元從親吏王殷諫曰相公

奉道宜好生惡殺元從言從高駢歲久非隸新也從才用翻好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此屬在外

初不同謀若復誅之則自危者多矣駢乃止王仙

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濮博木翻衆至數萬天

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芝所敗敗補邁翻冤句人

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冤句漢縣唐屬曹州九域志在州西四十五里顏師古曰句音

胸黃巢始此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少詩照翻巢善騎射

喜任俠粗涉書傳喜許紀翻粗坐五翻傳柱戀翻屢舉進士不第遂為

盜與仙芝攻剽州縣剽匹妙翻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

者爭歸之斂力瞻翻數月之間衆至數萬盧龍節度使

張公素性暴戾不為軍士所附大將李茂勳本回鶻

阿布思之族回鶻敗降於張仲武李茂勳之降蓋在會昌間也仲武

使戍邊屢有功賜姓名納降軍使陳貢言者幽之宿

將為軍士所信服納降軍在幽州丁零川茂勳潛殺貢言聲云貢

言舉兵向薊公素出戰而敗奔京師茂勳入城眾乃

知非貢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為留後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言蝗之多所過食草木葉及五穀皆盡

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

宰相皆賀楊國忠以霖雨不害稼韓晃以霖雨不敗鹽今楊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習

其來久矣八月李茂勳為盧龍節度使八月之下當有以字九月

右補闕董禹諫上游畋乘驢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

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為假父華清宮使道雅求贈官

李侃為官者假子為于偽翻禹上疏論之語頗侵宦官樞密使楊復

恭等列訴於上冬十月禹坐貶郴州司馬谷永專攻上

卿王章斥言王鳳則死于牢獄嗚呼有以也哉復恭欽義之養孫也楊欽義見二百四十六卷文宗開成

年五 昭義軍亂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湜承職翻自為

留後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為昭義節度使 回鶻

還至羅川唐寧州真寧縣隋羅川縣也其地即漢上郡陽周縣地宣宗大中二年回鶻西奔至是方還十一

月遣使者同羅榆祿入貢賜拯接絹萬匹 羣盜侵

淫侵當作浸剽掠十餘州至于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

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

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

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為一使兼帥本道兵所

在討賊帥讀曰率仍以威為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

禁兵三千甲騎五百騎奇寄翻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

都頭並取威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奏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至

義橋聞北境復有盜起復扶留使扞禦晏等不從喧

譟趣鄆州趣七都將張思泰李承祐走馬出城裂袖

與盟以俸錢備酒殺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一切

無得窮詰詰區吉翻唐自中世以來姑息藩鎮至其末也姑息亂軍遂陵夷以至於上敕福建

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

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賜克海節度號泰寧

軍三月盧龍節度使李茂勳請以其子幽州左司

馬可舉知留後自求致仕詔茂勳以左僕射致仕以

可舉為盧龍留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彥昭罷

為太子太傅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

者蠻之陷交趾也事見二百五十年卷虞安南經略判官

杜驤妻李瑤瑤宗室之疎屬也蠻遣瑤還遞木夾以

遺駢遞牒以木夾之故云木夾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紹興元年安南與廣西帥司及邕通信問用兩漆板夾繫文書刻字其上謂

之木夾按宋白續通典諸道州府巡院傳遞敕書皆有木夾是中國亦用木夾也遺唯季翻稱督爽牒西川

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其

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度覆

敗之狀折辱之數所角翻懿宗咸通七年高駢破蠻於安南上乾符二年駢破蠻於大度河折之舌翻

原州刺史史懷操貪暴夏四月軍亂逐之賜宣武

感化節度泗州防禦使密詔選精兵數百人於巡內

遊奕防衛綱船五日一具上供錢米平安狀聞奏徐汴

泗二鎮汴水所經東南綱運輸上都者皆由此道羣盜從橫恣為所掠故密詔選兵遊奕防衛五月昭王汭

薨汭宣宗子以盧龍留後李可舉為節度使六月撫

王紘薨紘順宗子雄州地震裂水涌壞州城及公私廬

舍俱盡雄州在靈州西南百八十里壞音怪秋七月以前巖州刺史高

傑為左驍衛將軍充泲海水軍都知兵馬使

新志調露二年析橫

貴一州置巖州因巖岡之北以為名

以討王郢

鄂王潤薨

潤宣宗子

加魏博

節度使韓簡同平章事

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

下大破之

考異曰實錄去年十一月宋威自青州與副使曹全最進軍擊王仙芝仙芝敗走按仙芝若以去年十一月

敗走中間半年豈能靜處蓋實因威除招討使連言之其實仙芝敗在此月不在十一月也

仙芝亡去威奏

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

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

粟匹妙翻

時兵始休詔復

發之

復扶又翻

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

郟訖洽翻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也

崔慎由相宣宗

又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

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

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

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

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陝失再翻

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中書令 九月乙亥朔日

有食之 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鐔鐔鐔之

從父兄弟也鐔力彫翻又力東都大震九域志汝州北至東都一百六十里士

民挈家逃之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尙君長罪除官以

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

屯中牟中牟漢古縣隋曰郊城大業元年改曰圃田唐武德三年改曰中牟屬鄭州九域志在汴州西七十里擊仙

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西川節度使高

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度徒洛翻周二十五里悉

召縣令庀徒賦役成都府領成都華陽新都犀浦新繁雙流廣都郫温江靈池十縣庀匹婢翻具也賦布也

分布使之就役也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甃甃之環

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甃蒲力翻甃也甃具救翻環音宦剗初限翻削也垤

徒結無得為坎塹以害耕種塹徒感翻坎旁入也役者不過十日

而代衆樂其均樂音洛不費扑撻而功辦扑普自八月癸

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功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

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託

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

新書曰浮屠景仙如此則文意明說輸芮翻妻七細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

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

蠻中惴恐惴之睡翻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

是西川將吏入南詔先悉薦翻將即亮翻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

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帥讀

率曰信用其言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王郢因

温州刺史魯寔請降寔屢爲之論奏爲于偽翻敕郢詣闕

郢擁兵遷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鎮使朝廷不許以

郢爲右率府率唐有十率府率右率府率其一也仍令左神策軍補以

重職其先所掠之財並令給與 十二月王仙芝攻

申光廬壽舒通等州 按唐書地理志通州屬山南東道宋之達州是也周世宗以南唐靜海軍置通州今

淮東之通州是也其地在唐則為揚州海陵縣之東境唐時淮南道未有通州此必誤參考下文通當作蘄 淮南節度

使劉鄩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

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

州奏捷之後 謂宋威奏破王仙芝於沂州城下上時掌翻 仙芝愈肆猖狂屠陷

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

道尤所不服 妄奏謂奏仙芝已死 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

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楊州則江

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

苑使李瑒西平王晟之孫 家柱克翻言瑒奔世將家 嚴而有勇請以

安潛為行營都統瑒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

元裕 考異曰實錄雖於此月載畋所上書亦不言行與不行新紀遂於此言安潛為諸道行營都統李瑒為招討草賊使張自勉

副之按明年威元裕使上頗采其言 青滄軍士戍安南

副猶如故實錄誤也還至桂州逐觀察使李瓚瓚才但翻 考異曰 新紀在四年十一月

今從實錄瓚宗閔之子也李宗閔大和中為相以右諫議大夫張禹謨

為桂州觀察使桂管監軍李維周驕橫橫戶孟翻瓚曲奉

之浸不能制桂管有兵八百人防禦使纔得百人餘

皆屬監軍又預於逐帥之謀強取兩使印兩使印謂觀察使及防禦

使印也帥所類翻擅補知州官奪昭州送使錢唐制諸州之稅分為三一

曰上供以輸京師二曰送使以輸詔禹謨并按之禹謨徹之

子也張徹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

君長弟讓據查牙山查樹加翻官軍退保鄧州復光立价

之養子也揚玄价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四年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

史裴偓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為仙

芝以書說偓為于僞翻下同偓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為之

奏官繆亦說仙芝許以如約偃乃開城延仙芝及黃

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

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暮年卒誅之事見上卷咸通九年

十年卒于恤翻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

宄長知兩翻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

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

甚喜繆偃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

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

眾安所歸乎考異曰仙芝巢初起時云數月間眾至數萬至此纔有五千者蓋烏合之眾聚散無常耳因

毆仙芝傷其首毆鳥口翻其眾誼諫不已仙芝畏眾怒遂

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偃

奔鄂州敕使奔襄州敕使授告身之中使也繆為賊所拘賊乃分

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

分道而去

考異曰王坤驚聽錄曰乾符四年丁酉仲夏天示羣星草寇黃巢尚君長奔突即五年戊戌之歲狂寇王仙

芝起自鄆封而侵汝鄭即大寇黃巢尚君長並賊帥之徒黨僅一千餘人攻陷汝州云云又曰黃巢望閩廣而去仙芝指鄆州南行尚君長期陳蔡間取羣凶之願三千餘寇屬仙芝君長二千餘人屬黃巢所管明年二月仙芝陷鄆州巢陷鄆州則非巢趣閩廣仙芝趣鄆也王坤此書年月事迹差舛尤多但擇其可信者取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